# 再别康桥

徐志摩／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 徐志摩诗歌全集

装书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再别康桥

## ——徐志摩诗歌全集

徐志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别康桥:徐志摩诗歌全集/ 徐志摩著. —北京:线装书局,2003. 4

ISBN 7-80106-245-0

Ⅰ. 再… Ⅱ.徐… Ⅲ. 诗歌 - 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161 号



**书　　　名**:**再别康桥:徐志摩诗歌全集**
**著作责任者**:徐志摩
**责 任 编 辑**:文慷
**装 帧 设 计**:李栋
**标 准 书 号**:ISBN7-80106-245-0/I·26
**出版发行者**: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春秀路太平庄 10 号　100027
**印　刷　者**: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0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册
**总　定　价**:15.00 元

# “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
# ——（代序）

长篇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去年在内地热播之后，又在祖国宝岛台湾引起轰动，这一切并非偶然，诚如剧中主角之一的原型徐志摩在《希望的埋葬》一诗中所说：“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不死的光芒”，不仅仅是花轻似梦、细雨如丝的雨中丁香、春土连理，而且有夏涛秋厉、火山浪海的激荡冲刷、沉重炼狱；不止是“四月天的下午三点钟的阳光”，也有“经络里的风湿 / 话里的刺 / 笑脸上的毒”。（《西窗》）正是这种相反相成的力量的撞击、积淀、酝酿，经历艺术家的“发酵”才把七、八十年前的那桩秀男才女（林徽茵）的传奇姻缘重现于21世纪初叶的艺坛，引发出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的强烈共鸣，长久思考。

电视剧的视觉冲击固然是审美的功能，作为诗歌的心灵吟唱也是审美世界的重镇之一。观赏了电视连续剧之后，再来品味原型的诗作，那初始的“琼浆”、韵律、情感，或许使我们对包括爱情在内又远不止爱情的作者的心路历程，获得更为醇厚、凝重、深刻的感受，领悟和启迪。

徐志摩，名章垿，初字槱森，后改字志摩。1921年写诗，1922年从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北大、清华、大夏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参与主编《诗刊》、《新月》等文学刊物。1931年因飞机失事去世。著有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小说集《轮盘》。《再别康桥——徐志摩诗歌

全集》系由作者生前自编的三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后人续编的第四本诗集《云游》合编而成。

他的诗讲究形式,重视韵律,以创作方法的唯美主义为特征,被称为“新月诗人”。从内容上看,除爱情诗外,可以理出“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卞之琳语)三种积极倾向。从心灵史上看,属“开放心灵”的一代,这是还未脱离古典传统的上一代(“转换预告”)和已卷入社会波涛的下一代(“开创模式”)所作不出的。

他是承前继后的一代,这一点在他的艺术论文有极明确的表示。徐悲鸿在《惑》的论文中痛斥西方现代派的领军人物塞尚,认为此人“卑鄙昏溃黑暗堕落”。徐志摩写《我也“惑”》一文,认为正好相反,塞尚是“一个无冕的君王”、“风行全世界”。二人的分野明确:徐悲鸿崇敬中国古典精神,以道德为尺度;徐志摩尊重世界的潮流,以艺术为准绳。纳入中国当时的两派,前者重在“为人生”,后者重在“为艺术”。(参阅《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三章。海天出版社,1998年)自不待言,两人的分野不可能象上述那样黑白分明,常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这里只是从主要倾向上说的。体现在诗歌中,便是理性启蒙与浪漫抒情在敏感中携手同行,使这种多翻善感呈露出朦胧的哲理而轻快流畅。这类作品,不止是久负盛名、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也有很少引人瞩目,罕见诠释的小令般的《鲤跳》:“那天你走近一道小溪 / 我说‘我抱你过去’/ 你说‘不’/‘那我总得搀你’/ 你又说 ‘不’/ ……一道光艳 / 你已纵过了水 / 一身的笑 / 像柳丝腰娜在俏丽地摇。”很明显,这不仅不同于“金屋藏娇”的汉武君权兼夫权的独占呵护,也不同于李白“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借势”“举荐”“一跃龙门”“上玉堂”的期待,而是“依自不依它的”内在独立、不让须眉的自尊、一改弱不禁风、小鸟依人的新女性形象。这在他的爱情诗中是少数,多数是徘徊游移在两者之间:想超脱而未能,欲排谴反戏谑。一

方面借英国诗人阿瑟·西蒙斯之口大胆喊出“我要你 / 我不能没有你”，另一方面又“怕他说出口…… / 那一双蝴蝶连翩的飞 / 你试闻这紫兰花馨。”极为凑巧的是，在诗集中，《我要你》与《她怕他说出口》，是紧挨着的两篇诗。如果这是徐的刻意按排，就不难见出作者在大胆的明快与含蓄的暗示之间预设了巧妙的张力。我以为徐志摩爱情诗的一个贡献还在于能自觉地从西方的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中汲取营养，发掘出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什么话都是多余的/因为话只说明能说明的/更深的意义更大的真 / 朋友 / 你只能在我的眼里认取 / ……我抬头望，蓝天里有你 / 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 / ……快乐是成长的 / 爱是不死的。”(《爱的灵感》传达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和古典的“才下眉梢，又上心头”的韵味但又排除弗氏的“力必多”生物欲望，联想到从禅意汲取乳汁妆点爱情的当代三毛妙句：“爱，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确乎相得益彩、若会符契了。

与爱情诗不同，面临时代沧海桑田的巨变带来的民族命运今非昔比的反差吟咏，“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感叹，成为诗集的主旋律。他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西伯利亚的生机，从过去的“恐怖、荒虚”变为今日的“茂旺、葱秀”(《西伯利亚》)；质疑上帝的全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卡尔弗里》)；鞭挞黑暗统治下的虚伪、残暴(《太平景象》)；与钱钟书笔下的人物类似，自以为“误入了人间险峻的围城”，祈求“光明 / 照导我出城围之困”(《诗》)；赞颂“劳工神圣”、描绘力源之源：“大风起 / 浩唉 / 白云铺起 / ……浩唉 / 五老峰高”(《庐山石工歌》)；而五老峰“凝聚成这‘冻乐’似的建筑神工 / 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五老峰》；再次审判传统文化，“在人道恶浊的涧水中流着…… / 五具残缺的尸体 / 它们是仁义礼智信”(《毒药》)；现代性的火车头，带来了“同质性”的问题(《火车抢住轨》)，又带来了古典风光“人化”后的新感受“我不能不赞美这向

晚的五月天 / 怀抱着云和树和那些玲珑的水田"(《车跳》)。

现代性的列车隆隆声在异域他邦响起时，中国无论是平民官方还是思想界文化人对此的态度都是复杂的,集中表现在著名的"科玄之争"中。就我所知,徐志摩似乎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可能受到影响,而且有间接参与的痕迹,这从他诗集中的千行长诗《奉适之——爱的灵感》里可略见一斑(胡适是直接参与者)。但不管怎样,这构成了他作诗的背景——似乎无可置疑。他是惊喜中夹杂着不适感来接受的，优喜参半:"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 / 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光在前 / 说造化是真善美的体现 / 为甚五彩虹不常住云边。"(《哀曼殊斐儿》)解脱在哪里,家园寓何方?似乎不在宽泛的西方,"二十世纪的不夜城 / 夜呀这是你的叛逆 / 这是恶俗文明的广告…… / 表面却是一致的辉煌。"(《夜》)还有巴黎亡妇的"无耻"(《小影》)但在剑桥大学,却可寻觅到安顿的"摇篮":"我但自喜楼高车快的文明 / 不曾将城的心灵污抹 / ……康桥 / 你岂非是我生命的泉源?"(《康桥再会吧》)因此,"11 月 6 日中国海上"又写《再别康桥》,终于成为一代诗坛的"名作"。白居易曾写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花》)《再别康桥》应视为白诗古典风味的现代诠释转换,创造的新声,也是其成功的奥秘所在:可以拨动不同时空下华夏儿女的心灵琴弦。

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专家鲍曼写道:"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多音道和多样化的世界中,在此,插入共识的每一次尝试,都被其它手段证明,仅仅是不和谐的持续。"(《后现代文明及其缺憾》)其实,不一定。《再别康桥》的"共识"、《人间四月天》的再次"共鸣"恰好证明了相反的方面:"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因为,优秀的艺术品,可以超越时间,过去的成为现在的体验;可以超越空间,异域的成为家园的感受。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有这种"共识",不过"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因时代差异、心理变迁,呈现不同的色彩、韵律和形式的搭配、协调而

不断生成,“日新又日新”向前行进罢了。

曾经苍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尽管“新月”派及其代表徐志摩的作品在艺术的社会品评中经历过坎坷——有风有雨有阴有晴,毕竟因诗中“不死的光芒”在,因而终于脱颖而出,毫无愧色地与“五四”以来的“新诗家族”(郭沫若、闻一多、汪静之、冰心、宗白华、康白清等)同在并列,成为美的江河中“百舸争流”中不可取代的一“舸”。“我今去了 / 记好明春新杨梅上市时节 / 盼我归来”(《康桥再会吧》,“但须风动/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你去》。这不正是徐诗半个多世纪以来至今日的命运真实写照么?! 有感于此,是为序。

王 生 平

二〇〇三年春

# 目 录

# 草上的露珠儿

草上的露珠儿
　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
新归来的燕儿
　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

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嗤嗤！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璠瑜，
　　　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
　　　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
　　　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
诗人哟！可不是春在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这一声霹雳
　震破了漫天的云雾，

显焕的旭日
　又升临在黄金的宝座；
柔软的南风
　吹皱了大海慷慨的面容，
洁白的海鸥
　上穿云下没波自在优游；

诗人哟！可不是趁航的时候，
　还不准备你
　　　歌吟的渔舟！
看哟！那白浪里
　　　金翅的海鲤，
　　　白嫩的长鲵，
　　　虾须和螯脐！
快哟！一头撒网一头放钩，
　　　收！　收！
你父母妻儿亲戚朋友
　享定了希世的珍馐。
诗人哟！可不是趁航的时候，
　　　还不准备你
　　　歌吟的渔舟！
诗人哟！
　你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哟！
　你是思想艺术的集成者哟！
　你是人天之际的创造者哟！
你资材是河海风云，

鸟兽花草神鬼蝇蚊，
一言以蔽之：天文地文人文；

你的洪炉是“印曼桀乃欣”，[1]
永生的火焰“烟士披里纯”，[2]
炼制着诗化美化灿烂的鸿钧；

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鹨，
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
散布着希世的音乐锦绣；

你是精神困穷的慈善翁，
你展临真善美的万丈虹，
你居住在真生命的最高峰！





①英文 imagination 的音译，意为想像。

②英文 inspiration 的音译，意为灵感。

# 夜半松风

这是冬夜的山坡，
坡下一座冷落的僧庐，
庐内一个孤独的梦魂：
　在忏悔中祈祷，在绝望中沉沦；——

为什么这怒叫，这狂啸，
鼍鼓与金钲与虎与豹？
为什么这幽诉，这私慕，
烈情的惨剧与人生的坎坷——
　又一度潮水似的淹没了
这彷徨的梦魂与冷落的僧庐？

# 私　语

秋雨在一流清冷的秋水池，
一棵憔悴的秋柳里，
一条怯懦的秋枝上，
一片将黄未黄的秋叶上，
听他亲亲切切喁喁唼唼，
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语情节，
临了轻轻将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
跟着秋流去。
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
情诗情节，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
跟着秋流去。

七月二十一日

# 夜

## 一

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

夜，现在万象都像乳饱了的婴孩，在你大母温柔的怀抱中眠熟。

一天只是紧叠的乌云，像野外一座帐篷，静悄悄的，静悄悄的；

河面只闪着些纤微，软弱的辉芒，桥边的长梗水草，黑沉沉的像几条烂醉的鲜鱼横浮在水上，任凭惫懒的柳条，在他们的肩尾边撩拂；

对岸的牧场，屏围着墨青色的榆荫，阴森森的，像一座才空的古墓；那边树背光芒，又是什么呢？

我在这沉静的境界中徘徊，在凝神地倾听，……听不出青林的夜乐，听不出康河的梦呓，听不出鸟翅的飞声；

我却在这静温中，听出宇宙进行的声息，黑夜的脉搏与呼吸，听出无数的梦魂的匆忙踪迹；

也听出我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冲动，在豁动他久敛的羽翮，准备飞出他沉闷的巢居，飞出这沉寂的环境，去寻访黑夜的奇观，去寻访更玄奥的秘密——

听呀，他已经沙沙的飞出云外去了！

## 二

一座大海的边沿，黑夜将慈母似的胸怀，紧贴住安患的万象；

波澜也只是睡意，只是懒懒的向空疏的沙滩上洗淹，像一个小沙弥在瞌睡地撞他的夜钟，只是一片模糊的声响。

那边岩石的面前，直竖着一个伟大的黑影——是人吗？

一头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在微风中颤动；

他的两肩，瘦的，长的，向着无限的天空举着，——

他似在祷告，又似在悲泣——

是呀，悲泣——

海浪还只在慢沉沉的推送——

看呀，那不是他的一滴眼泪？

一颗明星似的眼泪，掉落在空疏的海砂土，落在倦懒的浪头上，落在睡海的心窝上，落在黑夜的脚边——一颗明星似的眼泪！

一颗神灵，有力的眼泪，仿佛是发醇的酒娘，作炸的引火，霹雳的电子；

他唤醒了海，唤醒了天，唤醒了黑夜，唤醒了浪涛——真伟大的革命——

霎时地扯开了满天的云幕，化散了迟重的雾气，

纯碧的天中，复现出一轮团圆的晓月，

一阵威武的西风，猛扫着大宝的琴弦，开始，神伟的音乐。

海见了月光的笑容，听了大风的呼啸，也像初醒的狮虎，

摇摆咆哮起来——

霎时地浩大的声呐，霎时地普遍的猖狂！

夜呀！你曾经见过几滴那明星似的眼泪？

## 三

到了二十世纪的不夜城。

夜呀，这是你的叛逆，这是恶俗文明的广告，无耻，淫猥，残暴，肮脏，——表面却是一致的辉耀，看，这边是跳舞会的尾声，

那边是夜宴的收梢，那厢高楼上一个肥狠的犹太，正在奸污他钱掳的新娘；

那边街道的转角上，有两个强人，擒住一个过客，一手用刀割断他的喉管，一手掏他的钱包；

那边酒店的门外，麇聚着一群醉鬼，蹒跚地在秽语，狂歌，音似钝刀刮锅底——

幻想更不忍观望，赶快的掉转翅膀，向清净境界飞去。

飞过了海，飞过了山，也飞回了一百多年的光阴——

他到了“湖滨诗侣”的故乡。

多明净的夜色！只淡淡的星辉在湖胸上舞旋。三四个草虫叫夜；

四围的山峰都把宽广的身影，寄宿在葛濑士迷亚柔软的湖心，沉酣的睡熟；

那边“乳鸽山庄”放射出几缕油灯的稀光，斜偻在前的荆篱上；

听呀，那不是罪翁[1]吟诗的清音——

The poets who in earth have made us heir
Of truth a pure delight by heavanly lays!
Oh! Might my name be numberd among their,
The glady bowld end my untal days!
诗人解释大自然的精神，
美妙与诗歌的欢乐，苏解人间爱困！
无羡富贵，但求为此高尚的诗歌者之一人，
便撒手长瞑，我已不负吾生。
我便无憾地辞尘埃，返归无垠。

他音虽不亮，然韵节流畅，证见旷达的情怀，一个个的音符，都变成了活动的火星，从窗棂里点飞出来！飞入天空，仿佛一串鸢灯，凭彻青云，下照流波，余音洒洒的惊起了林里的栖禽，放歌称叹。

接着清脆的嗓音，又不是他妹妹桃绿水（Dorothy）[2]的？

呀，原来新染烟瘾的高柳列奇（Coleridge）[3]也在他家作客，三人围坐在那间湫隘的客室里，壁炉前烤火炉里烧着他们早上在园里亲劈的栗柴，在必拍的作响，铁架上的水壶也已经滚沸，嗤嗤有声：

---

① 疑指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湖畔诗人。

② 现通译多萝西(Dorothy Wordsworth)，华滋华斯之妹。

③ 现通译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eg，1723–1834)，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

To sit without emotion,hope or aim
In the loved pressure of my cottage fire,
And bisties of the flapping of the flame
Or kettle whispering its faint under song,

坐处在可爱的将息炉火之前，
无情绪的兴奋，无冀，无筹营，
听，但听火焰，摇的微喧，
听水壶的沸响，自然的乐章。

夜呀，像这样人间难得的纪念，你保了多少……



## 四

他又离了诗侣的山庄，飞出了湖滨，重复逆溯着汹涌的时潮，到了几百年前海岱儿堡(Heidelberg)的一个跳舞盛会。

雄伟的赭色宫堡一体沉浸在满月的银涛中，山下的尼波河(Nubes)在悄悄的进行。

堡内只是舞过闹酒的欢声，那位海量的侏儒今晚已经喝到第六十三瓶啤酒，嚷着要吃那大厨里烧烤的全牛，引得满庭假发粉面的男客、长裙如云的女宾，哄堂的大笑。

在这笑声里幻想又溜回了不知几十世纪的一个昏夜——

眼前只见烽烟四起，巴南苏斯的群山点成一座照砌云天大火屏，

远远听得呼声，古朴壮硕的呼声，——

“阿加孟龙[1]打破了屈次奄[2]，夺回了海伦[3]，现在凯旋回雅典了，

希腊的人氏呀，大家快来欢呼呀！——阿加孟龙，王中的王！”

这呼声又将我幻想的双翼，吹回更不知无量数的由旬，到了一个更古的黑夜，一座大山洞的跟前；

一群男女，老的、少的、腰围兽皮或树叶的原民，蹲踞在一堆柴火的跟前，在煨烤大块的兽肉。猛烈地腾窜的火光，照出他们强固的躯体，黝黑多毛的肌肤——这是人类文明的摇荡时期。

夜呀，你是我们的老乳娘！

## 五

最后飞出了气围，飞出了时空的关塞。

当前是宇宙的大观！

几百万个太阳，大的小的，红的黄的，放花竹似的在无极中激震，旋转——

但人类的地球呢？

一海的星砂，却向哪里找去，

---

① 现通译为亚加米农(Agamemnonn)。希腊神话中迈锡尼王，曾发动特洛伊战争，为希腊联军统帅。

② 现通译为特洛伊(Troy)，小亚细亚的古城。

③ Helen，希腊神话中的美人。

不好，他的归路迷了！

夜呀，你在哪里？

光明，你又在哪里？

## 六

“不要怕，前面有我。”一个声音说。

“你是谁呀？”

“不必问，跟着我来不会错的。我是宇宙的枢纽，我是光明的泉源，我是神圣的冲动，我是生命的生命，我是诗魂的向导；不要多心，跟我来不会错的。”

“我不认识你。”

“你已经认识我！在我的眼前，太阳，草木，星，月，贝壳，鸟兽，各类的人，虫豸，都是同胞，他们都是从我取得生命，都受我的爱护，我是太阳的太阳，永生的火焰； 你只要听我指导，不必猜疑，我叫你上山，你不要怕险；我教你入水，你不要怕淹；我教你蹈火，你不要怕烧；我叫你跟我走，你不要问我是谁；

我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但只随便哪里都有我。若然万象都是空的幻的，我是终古不变的真理与实在；

你方才遨游黑夜的胜迹，你已经得见他许多珍藏的秘密，——你方才经过大海的边沿，不是看见一颗明星似的眼泪吗？——那就是我。

你要真静定，须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和谐，须向混沌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平安，须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

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

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

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这方向就是我。

这是我的话,我的教训,我的启方;

我现在已经领你回到我好奇的出发处,引起你游兴的夜里;

你看这不是湛露的绿草,这不是温驯的康河?愿你再不要多疑,听我的话,不会错的,——我永远在你的周围”。

志摩　一九二二年七月康桥

# 康桥再会吧

康桥，再会吧；
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
你是我难得的知己，我当年
辞别家乡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来一秋二秋，已过了四度
春秋，浪迹在海外，美土欧洲)
扶桑风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开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变了梦里的山河，
渺茫明灭，在我灵府的底里；
我母亲临别的泪痕，她弱手
向波轮远去送爱儿的巾色，
海风咸味，海鸟依恋的雅意，
尽是我记忆的珍藏，我每次
摩按，总不免心酸泪落，便想
理箧归家，重向母怀中匐伏，
回复我天伦挚爱的幸福；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劳苦，
多少牺牲，都只是枉费无补，

我四载奔波，称名求学，毕竟
在知识道上，采得几茎花草，
在真理山中，爬上几个峰腰，
钧天妙乐，曾否闻得，彩红色，
可仍记得？——但我如何能回答？
我但自喜楼高车快的文明，
不曾将我的心灵污抹，今日
我对此古风古色，桥影藻密，
依然能坦胸相见，惺惺惜别。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然这一年中
我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
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
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
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
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
音节，歌吟声患，缦烂的云纹
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撒向天空的恋意诗心，
赞颂穆静腾辉的晚景，清晨
富丽的温柔；听！那和缓的钟声
解释了新秋凉绪，旅人别意，
我精魂腾跃，满想化入音波，
震天彻地，弥盖我爱的康桥，
如慈母之于睡儿，缓抱软吻；

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此去身虽万里，梦魂必常绕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风东指，
我亦必迂道西回，瞻望颜色；
归家后我母若问海外交好，
我必首数康桥；在温情冬夜
腊梅前，再细辨此日相与况味；
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
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
重采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
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
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踪迹，
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故我别意虽深，我愿望亦密，
昨宵明月照林，我已向倾吐
心胸的蕴积，今晨雨色凄清，
小鸟无欢，难道也为是怅别
情深，累藤长草茂，涕泪交零！

康桥！山中有黄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宝是情爱交感，即使
山中金尽，天土星散，同情还
永远是宇宙间不尽的黄金，
不昧的明星，赖你和悦宁静
的环境，和圣洁欢乐的光阴，
我心我智，方始经爬梳洗涤，

灵苗随春草怒生,沐日月光辉,
听自然音乐,哺啜古今不朽
——强半汝亲栽育——的文艺精英:
恍登万丈高峰,猛回头惊见
真善美浩瀚的光华,覆翼在
人道蠕动的下界,朗然照出
生命的经纬脉络,血赤金黄,
尽是爱主恋神的亲勤手绩;
康桥!你岂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数不胜数;最难忘
骞士德顿桥下的星磷坝乐,
弹舞殷勤,我常夜半凭阑干,
倾听牧地黑野中倦牛夜嚼,
水草间鱼跃虫嗤,轻挑静寞;
难忘春阳晚照,泼翻一海纯金,
淹没了寺塔钟楼,长垣短堞,
千百家屋顶烟突,白水青田,
难忘茂林中老树纵横;巨干上
黛薄荼青,却教斜刺的朝霞,
抹上些微胭脂春意,忸怩神色;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橘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难忘榆荫中深宵清啭的诗禽,
一腔情势,教玫瑰噙泪点首,

满天星环舞幽吟，款住远近
浪漫的梦魂，深深迷恋香境；
难忘村里姑娘的腮红颈白；
难忘屏绣康河的垂柳婆娑，
婀娜的克莱亚，硕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尽数，总之此地
人天妙合，虽微如寸芥残垣，
亦不乏纯美精神：流贯其间，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士所谓
“通我血液，浃我心脏”，有“镇驯
矫饬之功”；我此去虽归乡土，
而临行怫怫，转若离家赴远；
康桥！我故里闻此，能弗怨汝
僭爱，：然我自有谠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记好明春新杨梅
上市时节，盼我含笑归来，
再见吧，我爱的康桥！

# 笑解烦恼结

## (送幼仪)

### 一

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
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
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
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
　四千年史髅不绝，
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
黄海不潮，昆仑叹息，
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
咳，忠孝节义！

### 二

东方晓，到底明复出，
如今这盘糊涂账，

如何清结？

## 三

莫焦急，万事在人为，只消耐心
　　共解烦恼结。
虽严密，是结，总有丝缕可觅，
莫怨手指儿酸、眼珠儿倦，
可不是抬头已见，快努力！

## 四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

# 默　境

我友，记否那西山的黄昏，
钝氲里透出的紫霭红晕；
漠沉沉，黄沙弥望，恨不能
登山顶，饱餐西陲的菁英。
全仗你吊古殷勤，趋别院，
度边门，惊起了卧犬狰狞。
墓庭的光景，却别是一味
苍凉，别是一番苍凉境地：
我手剔生苔碑碣，看冢里
僧骸是何年何代，你轻踹
生苔庭砖，细数松针几枚；
不期间彼此缄默的相对，
僵立在寂静的墓庭墙外，
同化于自然的宁静，默辨
静里深蕴着普遍的义韵；
我注目在墙畔一穗枯草。
听邻庵经声，听风抱树梢，
听落叶，冻鸟零落的音调，

心定如不波的湖，却又教
连珠似的潜思泛破，神凝
如千年僧骸的尘埃，却又
被静的底里的热焰熏点。

我友，感否这柔韧的静里，
蕴有钢似的迷力，满充着
悲哀的况味，阐悟的几微。
此中不分春秋，不辨古今，
生命即寂灭，寂灭即生命。
在这无终始的洪流之中，
难得素心人悄然共游泳；
纵使阐不透这凄伟的静，
我也怀抱了这静中涵濡，
温柔的心灵；我便化野鸟
飞去，翅羽上也永远染上
欢欣的光明，我便向深山
去隐，也难忘你游目云天，
游神象外的 Transfiguration。[①]
我友！知否你妙目——漆黑的
圆睛——放射的神辉，照彻了
我灵府的奥隐，恍如昏夜
行旅，骤得了明灯，刹那间

①英文，变形，改貌的意思。

周遭转换，涌现了无量数
理想的楼台，更不见墓园
风色，再不闻衰冬吁喟，但
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
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
谐乐与欢悰；——
　　　　　轻捷的步履，
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
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
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 希望的埋葬

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剩些遗骸;
可怜,我的心……
却教我如何埋掩?

希望,我抚摩着
你惨变的创伤,
在这冷默的冬夜
谁与我商量埋葬?

埋你在秋林之中,
幽涧之边,你愿否
朝餐泉乐的琤琮,
暮偎着松茵香柔?

我收拾一筐的红叶,
露凋秋伤的枫叶,
铺盖在你新坟之上——
长眠着美丽的希望!

我唱一支惨淡的歌，
与秋林的秋声相和；
滴滴凉露似的清泪，
洒遍了清冷的新墓！

我手抱你冷残的衣裳，
凄怀你生前的经过——
一个遭不幸的爱母
回想一场抚养的辛苦。

我又舍不得将你埋葬，
希望，我的生命与光明！
像那个情疯了的公主，
紧搂住她爱人的冷尸！

梦境似的惝恍，
毕竟是谁存与谁亡？
是谁在悲唱，希望！
你，我，是谁替谁埋葬？

“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
不论是生命，或是希望；
便冷骸也发生命的神光，
何必问秋林红叶去埋葬？

# 一小幅的穷乐图

巷口一大堆新倒的垃圾，
大概是红漆门里倒出来的垃圾，
其中不尽是灰，还有烧不烬的煤；
不尽是残骨，也许骨中有髓，
骨坳里还粘着一丝半缕的肉片，
还有半烂的布条，不破的报纸，
两三梗取灯儿，一半枝的残烟。

这垃圾堆好比是个金山，
山上满偻着寻求黄金者：
一队的褴褛，破烂的布裤蓝袄，
一个两个数不清高掬的臀腰；
有小女孩，有中年妇，有老婆婆，
一手挽着筐子，一手拿着树条，
深深的弯着腰，不咳嗽，不唠叨，
也不争闹，只是向灰堆里寻捞：
向前捞捞，向后捞捞，两边捞捞，
肩挨肩儿，头对头儿，拨拨挑挑，
老婆婆捡了一块布条，上好一块布条！

有人专捡煤渣，满地多的煤渣，
妈呀，一个女孩叫道，我捡了一块鲜肉骨头，
回头熬老豆腐吃，好不好？

一队的褴褛，好比个走马灯儿，
转了过来，又转了过去，又过来了，
有中年妇，有女孩小，有婆婆老，
还有夹在人堆里趁热闹的黄狗几条。

# 哀曼殊斐儿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

古罗马的郊外有座墓园，
　静偃着百年前客殇的诗骸；
百年后海岱士黑辇的车轮，
又喧响在芳丹卜罗[1]的青林边。

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
　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耀在前？
说造化是真善美之表现，
　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边？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

① 《小说月报》发表时有原注："芳丹卜罗(Fontainebleau)为曼殊斐儿死处。英国诗人雪莱(Shelly)与开茨(Keats)皆客死。"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

非也！生命只是个实体的幻梦：
　美丽的灵魂，永承上帝的爱宠；
三十年小住，只似昙花之偶现，
　泪花里我想见你笑归仙宫。

你记否伦敦约言，曼殊斐儿！
　今夏再见琴妮湖之边；
琴妮湖永抱着白郎矶的雪影，
　此日我怅望云天，泪下点点！

我当年初临生命的消息，
　梦觉似的骤感恋爱之庄严；
生命的觉悟是爱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与恋之涯沿！

同情是掼不破的纯晶，
　爱是实现生命之唯一途径：
死是座伟秘的洪炉，此中
　凝炼万象所从来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电花似的飞骋，
　感动你在天日遥远的灵魂？
我洒泪向风中遥送，
　问何时能戡破生死之门？

# 诗

## Will-O-the-wisp

[Lonely is The Soul that sees the Vision……][1]

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
无意地来到生疏的人间：

我忘了我的生年与生地，
只记从来处的草青日丽；

青草里满泛我活泼的童心，
好鸟常伴我在艳阳中游戏；

我爱啜野花上的白露清鲜，
爱去流涧边照弄我的童颜；

我爱与初生的小鹿儿竞赛，

①英语，意为“磷火‘孤寂灵魂的梦幻’”。

爱聚砂砾仿造梦里的亭园；

我梦里常游安琪儿的仙府，
白羽的安琪儿，教导我歌舞；

我只晓天公的喜悦与震怒，
从不感人生的痛苦与欢娱；

所以我是个自然的婴孩，
误入了人间峻险的城围；

我骇诧于市街车马之喧扰，
行路人尽戴着忧惨的面罩；

铅般的烟雾迷障我的心府，
在人丛中反感恐惧与寂寥；

啊！此地不见了清涧与青草，
更有谁伴我笑语，疗我饥饲；

我只觉刺痛的冷眼与冷笑，
我足上沾污了沟渠的泞潦；

我忍住两眼热泪，漫步无聊，
漫步着南街北巷，小径长桥，
我走近一家富丽的门前，

门上有金色题标，两字"慈悲"
金字的慈悲，令我欢慰，
我便放胆跨进了门槛；

慈悲的门庭寂无声响，
堂上隐隐有阴惨的偶像；

偶像在伸臂，似庄似戏，
真骇我狂奔出慈悲之第；

我神魂惊悸慌张地前行，
转瞬间又面对"快乐之园"；

快乐园的门前，鼓角声喧，
红衣汉在守卫，神色威严；

游服竞鲜艳，如春蝶舞翩跹，
园林里阵阵香风，花枝隐现；

吹来乐音断片，招诱向前，
赤穷孩蹑近了快乐之园！

守门汉霹雳似的一声呼叱，
震出了我骇愧的两行急泪；

我掩面向僻隐处飞驰，
遭罹了快乐边沿的尖刺；

黄昏，荒街上尘埃舞旋，
凉风里有落叶在呜咽；

天地看似墨色螺形的长卷，
有孤身儿在蜘蹰，似退似前；

我仿佛陷落在冰寒的阱锢，
我哭一声我要阳光的暖和！

我想望温柔手掌，偎我心窝，
我想望搂我入怀，纯爱的母；

我悲思正在喷泉似的溢涌，
一闪闪神奇的光，忽耀前路；

光似草际的游萤，乍显乍隐，
又似暑夜的飞星，窜流无定；

神异的精灵！生动了黑夜，
平易了途径，这闪闪的光明；

闪闪的光明，消解了恐惧，
启发了欢欣，这神异的精灵：

昏沉的道上，引导我前进，
一步步离远人间进向天庭；
天庭！在白云深处，白云深处，
有美安琪敛翅羽，安眠未醒；

我亦爱在白云里安眠不醒，
任清风搂抱，明星亲吻殷勤；

光明！我不爱人间，人间难觅
安乐与真情，慈悲与欢欣；

光明，我求祷你引致我上凳
天庭，引挈我永住仙神之境；

我即不能上攀天庭，光明，
你也照导我出城围之困，

我是个自然的婴儿，光明知否，
但求回复自然的生活优游；

茂林中有餐不罄的鲜柑野栗，
青草里有享不尽的意趣香柔……

五月六日

# 一个祈祷

请听我悲哽的声音，祈求于我爱的神：
人间哪一个的身上，不带些儿创与伤！
哪有高洁的灵魂，不经地狱，便登天堂？
我是肉薄过刀山炮烙，闯度了奈何桥，
方有今日这颗赤裸裸的心，自由高傲！

这颗赤裸裸的心，请收了吧，我的爱神！
因为除了你更无人，给他温慰与生命，
否则，你就将他磨成齑粉，散入西天云，
但他精诚的颜色，却永远点染你春朝的
新思，秋夜的梦境；怜悯吧，我的爱神！

# 一家古怪的店铺

有一家古怪的店铺，
隐藏在那荒山的坡下；
我们村里白发的公婆，
也不知他们何时起家。

相隔一条大河，船筏难渡；
有时青林里袅起髻螺，
在夏秋间明净的晨暮——
料是他家工作的烟雾。

有时在寂静的深夜，
狗吠隐约炉捶的声响，
我们忠厚的更夫常见，
对河山脚下火光上飏。
是种田钩镰，是马蹄铁鞋，
是金银妙件，还是杀人凶械？
何以永恋此林山，荒野，
神秘的捶工呀，深隐难见？

这是家古怪的店铺，
隐藏在荒山的坡下；
我们村里白头的公婆，
也不知他们何时起家。

# 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飞飏，飞飏，——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飞飏，飞飏，——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飞飏，飞飏，—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 沙扬娜拉一首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1]

一九二四年七月作

---

①沙扬娜拉是日语"再见"的意思

# 落叶小唱

一阵声响转上了阶沿
(我正挨近着梦乡边;)
这回准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这深夜!
一声剥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紧着睡乡旁;)
这准是她来闹著玩——你看,
　我偏不张皇!
一个声息贴近我的床。
我说(一半是睡梦,一半是迷惘:)——
"你总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伤!"

一声喟息落在我的枕边
(我已在梦乡里留恋;)
"我负了你"你说——你的热泪
　烫著我的脸!

这声响恼着我的梦魂
(落叶在庭前舞，一阵，又一阵；)
梦完了，呵，回复清醒；恼人的——
　　却只是秋声！

# 为　谁

这几天秋风来得格外的尖厉：
　　我怕看我们的庭院，
　　树叶伤鸟似的猛旋，
　　中着了无形的利箭——
没了，全没了：生命，颜色，美丽！

就剩下西墙上的几道爬山虎：
　　它那豹斑似的秋色，
　　忍熬着风拳的打击，
　　低低的喘一声乌邑——
“我为你耐着！”它仿佛对我声诉。

它为我耐着，那艳色的秋萝，
　　但秋风不容情的追，
　　追，(摧残是他的恩惠！)
　　追尽了生命的余辉——
这回墙上不见了勇敢的秋萝！
今夜那青光的三星在天上
　　倾听着秋后的空院，

悄悄的，更不闻呜咽：

落叶在泥土里安眠——

只我在这深夜，啊，为谁凄惘？

# 问　谁

问谁？呵，这光阴的播弄
　问谁去声诉，
在这冻沉沉的深夜，凄风
　吹拂她的新墓？

“看守，你须用心的看守，
　这活泼的流溪
莫错过，在这清波里优游，
　青脐与红鳍！”

那无声的私语在我的耳边
　似曾幽幽的吹嘘——
像秋雾里的远山，半化烟，
　在晓风前卷舒。
因此我紧揽着我生命的绳网，
　像一个守夜的渔翁，
兢兢的，注视着那无尽流的时光——
　希冀有彩鳞掀涌。

但如今，如今只余这破烂的渔网——
　嘲讽我的希冀，
我喘息的怅望着不复返的时光：
　泪依依的憔悴！

又何况在这黑夜里徘徊：
　黑夜似的痛楚：
一个星芒下的黑影凄迷——
　留连着一个新墓！

问谁……我不敢怆呼，怕惊扰
　这墓底的渍淳；
我俯身，我伸手向她搂抱——
　啊，这半潮润的新坟！

这惨人的旷野无有边沿，
　远处有村火星星，
丛林中有鸱鸮在悍辩——
　此地有伤心，只影！

这黑夜，深沉的，环抱着大地：
　笼罩着你与我——
你，静凄凄的安眠在墓底；
　我，在迷醉里摩挲！

正愿天光更不从东方

按时的泛溢：
我便永远依偎着这墓旁——
在沉寂里的消幻——

但表曦已在那天边吐露，
苏醒的林鸟，
已在远近间相应喧呼——
又是一度清晓。

不久，这严冬过去，东风
又来催促青条：
便妆缀这冷落的墓宫，
亦不无花草飘摇。

但为你，我爱，如今永远封禁
在这无情的地下——
我更不盼天光，更无有春信：
我的是无边的黑夜！

#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恋爱！

顺着我的指头看，
那天边一小星的蓝——
　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
　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
快上这轻快的小艇，
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恋爱，欢允，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

# 去　吧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吧，梦乡，去吧！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吧，梦乡，去吧！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吧，种种，去吧！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吧，一切，去吧！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 一星弱火

我独坐在半山的石上，
　看前峰的白云蒸腾；
一只不知名的小雀，
　嘲讽着我迷惘的神魂。

白云一饼饼的飞升，
　化入了辽远的无垠；
但在我逼仄的心头，啊，
　却凝敛著惨雾与愁云！

皎洁的晨光已经透露，
　洗净了青屿似的前峰；
像墓墟间的磷光惨淡，
　一星的微焰在我的胸中。

但这惨淡的弱火一星，
　照射着残骸与余烬，
虽则是往迹的嘲讽，
　却绵绵的长随时间进行！

# 为要寻一个明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著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 不再是我的乖乖

## 一

前天我是一个小孩，
这海滩最是我的爱；
早起的太阳赛如火炉，
趁暖和我来做我的工夫：
捡满一衣兜的贝壳，
在这海砂上起造宫阙：
哦，这浪头来得凶恶，
冲了我得意的建筑——
我喊一声海，海！
你是我小孩儿的乖乖！

## 二

昨天我是一个“情种，”
到这海滩上来发疯；
西天的晚霞慢慢的死，

血红变成姜黄，又变紫，
一颗星在半空里窥伺，
我匐伏在砂堆里画字，
一个字，一个字，又一个字
谁说不是我心爱的游戏？
我喊一声海，海！
不许你有一点儿的更改！

## 三

今天！咳，为什么要有今天？
不比从前，没了我的疯癫，
再没有小孩时的新鲜，
这回再不来这大海的边沿！
头顶不见天光的方便，
海上只暗沉沉的一片，
暗潮侵蚀了砂字的痕迹，
却冲不淡我悲惨的颜色——
我喊一声海，海！
你从此不再是我的乖乖！

#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这天蓝与海青与明洁的阳光，
驱净了梅雨时期无欢的踪迹，
也散放了我心头的网罗与纽结，
像一朵曼陀罗花英英的露爽，
在空灵与自由中忘却了迷惘：——
迷惘！迷惘！也不知来自何处，
囚禁着我心灵的自然的流露，
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惨酷，
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

曾经有多少的白昼，黄昏，清晨，
嘲讽我这蚕茧似不生产的生存？
也不知有几遭的明月，星群，晴霞，
山岭的高亢与流水的光华……
辜负！辜负自然界叫唤的殷勤，
惊不醒这沉醉的昏迷与顽冥！

如今,多谢这无名的博大的光辉,
在艳色的青波与绿岛间萦回,
更有那渔船与航影,亭亭的粘附
在天边,唤起辽远的梦景与梦趣:
我不由的惊悚,我不由的感愧
(有时微笑的妩媚是启悟的棒槌!)
是何来倏忽的神明,为我解脱
忧愁,新竹似的豁裂了外箨,
透露内裹的青篁,又为我洗净
障眼的盲翳,重见宇宙间的欢欣。

这或许是我生命重新的机兆;
大自然的精神!容纳我的祈祷,
容许我的不踌躇的注视,容许
我的热情的献致,容许我保持
这显示的神奇,这现在与此地,
这不可比拟的一切间隔的毁灭!
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惆怅,
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
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
只求每时分给我不死的印痕,——
变一颗埃尘,一颗无形的埃尘,
追随着造化的车轮,进行,进行,……

# 我有一个恋爱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它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太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 无　题

原是你的本分，朝山人的胫踝
这荆刺的伤痛！回看你的来路，
看那草丛乱石间斑斑的血迹，
在暮霭里记认你从来的踪迹，
且缓抚摩你的肢体，你的止境
还远在那白云环拱处的山岭！

无声的暮烟，远从那山麓与林边，
渐渐的潮没了这旷野，这荒天，
你渺小的孑影面对这冥盲的前程，
像在怒涛间的轻航失去了南针；
更有那黑夜的恐怖，悚骨的狼嗥，
狐鸣，鹰啸，蔓草间有蝮蛇缠绕！

退后？——昏夜一般的吞蚀血染的来踪，
倒地？——这懦怯的累赘问谁去收容？
前冲？啊，前冲！冲破这黑暗的冥凶，
冲破一切的恐怖，迟疑，畏葸，苦痛，

血淋漓的践踏过三角棱的劲刺，
从莽中伏兽的利爪，蜿蜒的虫豸！

前冲；灵魂的勇是你成功的秘密！
这回你看，在这决心舍命的瞬息，
迷雾已经让路，让给不变的天光，
一弯青玉似的明月在云隙里探望，
依稀窗纱间美人启齿的瓠犀——
那是灵感的赞许，最恩宠的赠与！

更有那高峰，你那最理想的高峰，
亦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
在蓝天里，在月华中，浓艳，崇高——
朝山人，这异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

# 消　息

雷雨暂时收敛了；
　双龙似的双虹，
　显现在雾霭中，
夭矫，鲜艳，生动——
好兆！明天准是好天了。

什么！又是一阵打雷，——
　在云外，在天外，
　又是一片暗淡，
　不见了鲜虹彩，——
希望，不曾站稳，又毁。

# 月下雷峰影片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 沪杭车中

匆匆匆！匆匆匆！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 难　得

难得，夜这般的清静，
　难得，炉火这般的温，
更是难得，无言的相对
　一双寂寞的灵魂！
也不必筹营，也不必评论，
　更没有虚骄，猜忌与嫌憎，
只静静的坐对着一炉火，
　只静静的默数远巷的更。
喝一口白水，朋友，
　滋润你的干裂的口唇；
你添上几块煤，朋友，
　一炉的红焰感念你的殷勤。
在冰冷的冬夜，朋友，
　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
在这冰冷的世界，
　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

# 古怪的世界

从松江的石湖塘
上车来老妇一双,
颤巍巍的承住弓形的老人身,
多谢(我猜是)普陀山的盘龙藤;

青布棉袄,黑布棉套;
头毛半秃,齿牙半耗:
肩挨肩的坐落在阳光暖暖的窗前,
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对寒天的老燕;

震震的干枯的手背,
震震的皱缩的下颏:
这二老!是妯娌,是姑嫂,是姊妹?——
紧挨着,老眼中有伤悲的眼泪!

怜悯!贫苦不是卑贱,
老衰中有无限庄严——
老年人有什么悲哀,为什么凄伤?

为什么在这快乐的新年，抛却家乡？

同车里杂沓的人声，

轨道上疾转的车轮；

我独自的，独自的沉思这世界的古怪——

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

# 天国的消息

可爱的秋景！无声的落叶，
轻盈的，轻盈的，掉落在这小径，
竹篱内，隐约的，有小儿女的笑声。

呖呖的清音，缭绕着村舍的静谧，
仿佛是幽谷里的小鸟，欢噪着清晨，
驱散了昏夜的晦塞，开始无限光明。

霎那的欢欣，昙花似的涌现，
开豁了我的情绪，忘却了春恋，
人生的惶惑与悲哀，惆怅与短促——
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想见了天国！

晚霞泛滥着金色的枫林，
凉风吹拂着我孤独的身形；
我灵海里啸响着伟大的波涛，
应和更伟大的脉博，更伟大的灵潮！

# 乡村里的音籁

小舟在垂柳荫间缓泛——
　一阵阵初秋的凉风，
　吹生了水面的漪绒，
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
　静看着一河的波幻，
　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

这是清脆的稚儿的呼唤，
　田场上工作纷纭，
　竹篱边犬吠鸡鸣：
但这无端的悲感与凄婉！

白云在蓝天里飞行：
　我欲把恼人的年岁
　我欲把恼人的情爱，

托付与无涯的空灵——消泯；
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
　像山谷里的冷泉一勺，
　像晓风里的白头乳鹊，
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

#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
她入梦境了——
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

她是眠熟了——
涧泉幽抑了喧响的琴弦；
她在梦乡了——
粉蝶儿，翠蝶儿，翻飞的欢恋。

停匀的呼吸，
清芬渗透了她的周遭的清氛；
有福的清氛，
怀抱着，抚摩着，她纤纤的身形！

奢侈的光阴！
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
平铺着无垠——
波鳞间轻漾着光艳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给我披一件彩衣，啜一坛芳醴，
折一支藤花，
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

看呀，美丽！
三春的颜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阳里的水仙，鲜妍，芳菲！

梦底的幽秘，
挑逗她的心——纯洁的灵魂——
像一只蜂儿，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温存。

童真的梦境！
静默：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
抽一线金格，
抽一张银络，抽一线晚霞的紫曛。

玉腕与金梭，
织缣似的精审，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
神阙，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

　可爱的梨窝，
解释了处女的梦境的欢喜，
　像一颗露珠，
颤动的，在荷盘中闪耀着晨曦！

# 五　老　峰

不可摇撼的神奇，

　　不容注视的威严，

这耸峙，这横蟠，

　　这不可攀援的峻险！

看！那岩缺处

　　透露着天，窈远的苍天

在无限广博的怀抱间，

　　这磅礴的伟象显现！

是谁的意境，是谁的想像？

　　是谁的工程与博造的手痕？

在这亘古的空灵中，

　　陵慢着天风，天体与天氛！

有时朵朵明媚的彩云，

　　轻颤的，妆缀着老人们的苍鬓

像一树虬干的古梅在月下

　　吐露了艳色鲜葩的清芬！

山麓前伐木的村童，

在山涧的清流中洗濯，呼啸，
认识老人们的嗔颦，
迷雾海潮流似的喷涌，铺罩，
淹没了谷内的青林，
隔绝了鄱阳的水色袅渺，
陡壁前闪亮着火电，听呀！
五老们在渺茫的雾海外狂笑！
朝霞照他们的前胸，
晚霞戏逗着我们赤秃的头颅；
黄昏时，听异鸟的吹呼，
在他们鸠盘的肩旁怯怯的透露
不昧的星光月彩：
柔波里，缓泛着的小艇与轻舸
听呀！在海会静穆的钟声里，
有朝山人在落叶林中过路！
更无有人事的虚荣，
更无有尘世的仓促与噩梦
灵魂！记取这从容与伟大，
在五老蜂前饱啜自由的山风！
这不是山峰，这是古圣人的祈祷，
凝聚成这“冻乐”似的建筑神工，
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
一个“崛强的疑问”在无极的蓝空！

# 朝雾里的小草花

这岂是偶然，小玲珑的野花，
　你轻含着鲜露颗颗，
　怦动的像是慕光明的花蛾，
在黑暗里想念着焰彩、晴霞；
我此时在这蔓草丛中过路，
　无端的内感，惘怅与惊讶，
　在这迷雾里，在这岩壁下，
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与鲜露？

# 在那山道旁

在那山道旁,一天雾濛濛的朝上,
初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窥觑,
我送别她归去,与她在此分离,
在青草里飘拂,她的洁白的裙衣。

我不曾开言,她亦不曾告辞,
驻足在山道旁,我暗暗的寻思;
"吐露你的秘密,这不是最好时机?"——
露湛的小草花,仿佛恼我的迟疑。

为什么迟疑,这是最后的时机,
在这山道旁,在这雾茫的朝上?
收集了勇气,向着她我旋转身去——
但是啊!为什么她这满眼凄惶?

我咽住了我的话,低下了我的头:
火灼与冰激在我的心胸间回荡,
啊,我认识了我的命运,她的忧愁——
在这浓雾里,在这凄清的道旁!

在那天朝上，在雾茫茫的山道旁，
新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睥睨，
我目送她远去，与她从此分离——
在青草间飘拂，她那洁白的裙衣。

# 石虎胡同七号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
小雀儿新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
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
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奈何在暴雨时,雨槌下捣烂鲜红无数,
奈何在新秋时,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
奈何在深夜里,月儿乘云艇归去,西墙已度,
远巷薤露的乐音,一阵阵被冷风吹过——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雨后的黄昏,满院美荫,清香与凉风,
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
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 先生！先生！

钢丝的车轮
在偏僻的小巷内飞奔——
“先生，我给先生请安您哪，先生。”

迎面一蹲身
一个单布褂的女孩颤动着呼声——
雪白的车轮在冰冷的北风里飞奔。

紧紧的跟，紧紧的跟，
破烂的孩子追赶着铄亮的车轮——
“先生，可怜我一下吧，善心的先生！”

“可怜我的妈，
她又饿又冻又病，躺在道儿边直呻——
您修好，赏给我们一顿窝窝头，您哪，先生！”

“没有带子儿。”
坐车的先生说，车里戴大皮帽的先生——
飞奔，急转的双轮，紧追，小孩的呼声。

一路旋风似的土尘，
土尘里飞转着银晃晃的车轮——
“先生，可是您出门不能不带钱您哪，先生。”
“先生！……先生！”
紫涨的小孩，气喘着，断续的呼声——
飞奔，飞奔，橡皮的车轮不住的飞奔。
飞奔……先生……
飞奔……先生……
先生……先生……先生……

# 叫化活该

“行善的大姑，修好的爷，”
西北风尖刀似的猛刺着他的脸。
“赏给我一点你们吃剩的油水吧！”
一团横糊的黑影，挨紧在大门边。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我也是战栗的黑影一堆，
　蠕伏在人道的前街；
我也只要一些同情的温暖，
　遮掩我的剐残的余骸——

但这沉沉的紧闭大门：谁来理睬；
街道上只冷风的嘲讽“叫化活该！”

# 谁 知 道

我在深夜里坐着车回家——
一褴褛的老头他使劲儿拉；
天上不见一个星，
街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冲着街心里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拉车的，这道儿哪儿能这么的黑？"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真黑！"
他拉——拉过了一条街，穿过了一座门，
转一个弯，转一个弯，一般的暗沉沉——
天上不见一个星，
街上没有一个灯，
那车灯的小火
蒙着街心里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拉车的，这道儿哪儿能这么的静？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静！”
他拉——紧贴着一垛墙，长城似的长，
过一处河沿，转入了黑遥遥的旷野——
天上不露一颗星，
道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晃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拉车的，怎么这儿道上一个人都不见？”
“倒是有的先生，就是您不大瞧得见！”
我骨髓里一阵子的冷——
那边青缭缭的是鬼还是人？
仿佛听着呜咽与笑声——
啊，原来这遍地都是坟！
天上不亮一颗星，
道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缭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跨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我说拉车的喂！这道儿哪……哪儿有这么远？”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真远？”
“可是……你拉我回家……你走错了道儿没有！”
“谁知道先生！谁知道走错了道儿没有！”
……

我在深夜里坐着车回家，
一堆不相识的褴褛他使着劲儿拉；
　　天上不明一颗星，
　　道上不见一只灯：
　　只那车灯的小火
　　袅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跨着他的蹒跚步。

# 残　诗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晚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润，赶明儿，唉，
石缝里长草，石上松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风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草，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 盖上几张油纸

一片，一片，半空里
　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虎虎的，虎虎的，风响
　在树林间；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自在哽咽。

为什么伤心，妇人，
　这大冷的雪天？
为什么啼哭，莫非是
　失掉了钗钿；

不是的，先生，不是的
　不是为了钗钿；
也是的，也是的，我不见了

我的心恋。
那边松林里，山脚下，先生，
有一只小木箧，
装着我的宝贝，我的心，
三岁儿的嫩骨！

昨夜我梦见我的儿
叫一声"娘呀——
天冷了，天冷了，天冷了，
儿的亲娘呀！"

今天果然下大雪，屋檐前
望得见冰条，
我在冷冰冰的被窝里摸——
摸我的宝宝。

方才我买来几张油纸，
盖在儿的床上；
我唤不醒我熟睡的儿——
我因此心伤。

一片，一片，半空里
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虎虎的，虎虎的，风响

　在树林间；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自在哽咽。

# 太平景象

"卖油条的,来六根——再来六根。"
"要香烟吗,老总们,大英牌,大前门?"
多留儿包也好,前边什么买卖都不成。"

"这枪好,德国来的,装弹时手顺;"
"我哥有信来,前天,说我妈有病;"
"哼,管得你妈,咱们去打仗要紧。"

"亏得在江南,离着家千里的路程,
要不然我的家里人……唉,管得他们
眼红眼青,咱们吃粮的眼不见为净!"

"说是,这世界!做鬼不幸,活着也不称心;
谁没有家人老小,谁愿意来当兵拼命?"
"可是你不听长官说,打伤了有恤金?"

"我就不稀罕那猫儿哭耗子的'恤金'!
脑袋就是一个,我就想不透为么要上阵,
砰,砰,打自个儿的弟兄,损己,又不利人,

你不见李二哥回来，烂了半个脸，全青？
他说前边稻田里的尸休，简直像牛粪，
全的，残的，死透的，半死的，烂臭，难闻。”

“我说这儿江南人倒懂事，他们死不当兵；
你看这路旁的皮棺，那田里玲巧的享亭，
草也青，树也青，傲鬼也落个清静：

“比不得我们——可不是火车已经开行？——
天生是稻田里的牛粪——唉，稻田里的牛粪！”

“喂，卖油条的，赶上来，快，我还要六根。”

# 卡 尔 佛 里

喂，看热闹去，朋友！在哪儿？
卡尔佛里，今天是杀人的日子；
两个是贼，还有一个——不知到底
是谁？有人说他是一个魔鬼；
有人说他是天父的儿子，
米赛亚[1]……看，那就是，他来了！
咦！为什么有人替他抗着
他的十字架？你看那两个贼，
满头的乱发，眼睛里烧着火，
十字架压着他们的肩背！
他们跟着耶稣走着；唉，耶稣，
他到底是谁？他们都说他有
权威，你看他那样子顶和善，
顶谦卑——听着，他说话了！他说：
"父呀，饶恕他们吧，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我说你觉不觉得他那话怪，

---

① 最初发表时题下署有英文"Calvary"，即卡尔佛里。耶稣被钉死的地方，亦有"骷髅地"之意。

听了叫人毛管里直淌冷汗?
那黄头毛的贼,你看,好像是
梦醒了,他脸上全变了气色,
眼里直流着白豆粗的眼泪;
准是变善了!谁要能赦了他,
保管他比祭司不差什么高矮!……
再看那妇女们,小羊似的一群,
也跟着耶稣的后背,头也不包,
发也不梳,直哭,直叫,直嚷,
倒像上十字架的是她们亲生
儿子;倒像明天太阳不透亮……
再看那群得意的犹太,法利赛[1],
法利赛,穿着长袍,戴着高帽,
一脸的奸相;他们也跟在后背,
他们这才得意哪,瞧他们那笑!
我真受不了那假味儿,你呢?
听他们还嚷着哪:“快点儿去,
上‘人头山’去钉死他,活钉死他!”……
唉,躲在墙边高个儿的那个?
不错,我认得,黑黑的脸,矮矮的,
就是他该死,他就是犹大斯[2]!
不错,他的门徒。门徒算什么?

---

①法利赛即 Pharisee 的音译,古犹太教的一个派别,标榜墨传统礼《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即 Judas,通译犹大。耶稣的门徒。

耶稣就让他卖，卖现钱，你知道！
他们也不止一半天的交情哪：
他跟着耶稣吃苦就有好几年，
谁知他贪小，变了心，真是狗屎！
那还只前天，我听说，他们一起
吃晚饭，耶稣与他十二个门徒，
犹大斯就算一枚；耶稣早知道
迟早他的命，他的血，得让他卖；
可不是他的血？吃晚饭时他说，
他把自己的肉喂他们的饿，
也要把他自己的血止他们的渴，
意思要他们逢着患难时多少
帮着一点：他还亲手舀着水
替他们洗脚，犹大斯都有分，
还拿自己的腰布替他们擦干！
谁知那大个儿的黑脸他，没等
擦干嘴，就拿他主人去换钱：——
听说那晚耶稣与他的门徒
在橄榄山上歇着，冷不防来了，
犹大斯带着路，天不亮就干，
树林里密密的火把像火蛇，
蜒着来了，真恶毒，比蛇还毒，
他一上来就亲他主人的嘴，
那是他的信号，耶稣就倒了霉
赶明儿你看，他的鲜血就在
十字架上冻着！我信他是好人；

就算他坏，也不该让犹大斯
那样肮脏的卖，那样肮脏的卖……
我看着惨，看他生生的让人
钉上十字架去，当贼受辱，我不干！
你没听着怕人的预言？我听说
公道一完事，天地都得昏黑——
我真信，天地都得昏黑——回家吧！

# 一条金色的光痕

## (硖石土白)

得罪那,问声点看,
我要来求见徐家格拉[1]太太,有点事体……
认真则,格拉就是太太,真是老太婆哩,
眼睛赤花,连太太都勿认得哩!
是欧,太太,今朝特为打乡下来欧,
乌青青[2]就出门;田里西北风度来野欧,是欧,
太太,为点事体要来求求太太呀!
太大,我拉埭上[3],东横头,有个老阿太,
姓李,亲丁么……老早死完哩,
伊拉格大官官[4]——
李三官,起先到街上来做长年欧——早几年
成了弱病,田么卖掉,病么始终勿曾好;
格位李家阿太老年格运气真勿好,全靠

① “这位”的意思。
② “天将亮”的意思。
③ “我们那里”的意思。
④ “他们的大儿子”的意思。

场头上东帮帮，西讨讨，吃一口白饭，
每年只有一件绝薄菊花棉袄靠过冬欧，
上个月听得话李家阿太流火病发，
前夜子西北风起，我野[1]冻得瑟瑟叫抖，
我心里想李家阿太勿晓得那介[2]哩，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里，真是罪过！
老阿太已经去哩，冷冰冰欧滚在稻草里，
野勿晓得几时脱气欧，野呒不[3]人晓得！
我野呒不法子，只好去喊拢几个人来，
有人话是饿煞欧，有人话是冻煞欧，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风野作兴[4]有点欧；——
为此我到街上来，善堂里格位老爷
本里一具棺材，我乘便来求求太太，
做做好事，我晓得太太是顶善心欧，
顶好有旧衣裳本格件把，我还想去
买一刀锭箔；我自己屋里野是滑白[5]欧，
我只有五升米烧顿饭本两个帮忙欧吃，
伊拉抬了材，外加收作，饭总要吃一顿欧，
太太是勿是？……嗳，是欧！嗳，是欧！
喔唷，太太认真好来，真体恤我拉穷人……

---

①“也”的意思。

②“怎样”的意思。

③“也没有”的意思。

④“也可能”的意思。

⑤”空空如也’的意思。

格套前裳正好……喔唷，害太太还要
难为详细……喔唷，喔唷……我只得
朝太大磕一个响头，代故世欧谢谢！
喔唷，那么真真多谢，真欧，太太……



[附]

最初发表时的序言：

这几天冷了，我们祠堂门前的那条小港里也浮着薄冰，今天下午想望久了的雪也开始下了，方才有几位友人在这喝酒，虽则眼前的山景还不曾著色，也算是“赏雪”了，白炉里的白煤也烧旺了，屋子里暖融融的自然的有了一种雪天特有的风味。我在窗口望着半掩在烟雾里山林，只盼这“祥瑞的”雪花：



“Lazily and incessantly floating down and down:
Silently sifting and veiling road, roaf and railing;
Hiding difference, making unevenness even,
Into angle and crevices softly drifting and sailing.”
Making unevenness even!

可爱的白雪，你能填平地面上的不平，但人间的不平呢？我忽然想起我娘告诉我的一件事，连带的引起了异常的感想。汤麦士哈代吹了一辈子厌世的悲调；但是一只冬雀的狂喜的狂歌，在一个大冷天的最凄凉的境地里，竟使这位厌恶的诗翁也有一次怀疑他自己的厌世观，也有一次疑问这绝望的前途也许还闪耀着一点救度的光明。悲观是时代的时髦；怀疑是知识阶级的护照。我们宁可把人类看作一堆自私的肉欲，把人道贬入兽道，把宇宙看作一团的

黑气，把天良与德性认做作伪与梦呓，把高尚的精神析成心理分析的动机……我也是不很敢相信牧师与塾师与“主张精神生活的哲学家”的劝世谈的一个：即使人生的日子里，不是整天的下雨，这样的愁云与惨雾，伦敦的冬天似的，至少告诫我们出门时还是带上雨具的妥当。但我却也相信这愁云与惨雾并不是永久有散开的日子，温暖的阳光并不是永远辞别了人间；真的，也许就在大雨泻的时候，你要是有耐心站在广场上望时，西边的云罊里也已经分明的透露着金色的光痕了！下面一首诗里的实事，有人看来也许便是一条金色的光痕——除了血色的一堆自私的肉欲，人们并不是没有更高尚的元素了！

序言后原还有一段诗

来了一个妇人，一个乡里来的妇人，
穿着一件粗布棉袄，一头紫棉绸的裙，
一双发肿的脚，一头花白的头发，

慢慢地走上了我们前厅的石阶；
手扶着一扇堂窗，她抬起她的头，
望着厅堂上的陈设，颤动着她的牙齿脱尽了的口。

她开口问了：——

# 灰色的人生

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

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齐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肋骨与筋络；

我想放散我一头的长发，像一个游方僧似的散披着一头的乱发；

我也想跣我的脚，跣我的脚，在巉牙似的道上，快活地，无畏地走着。

我要调谐我的嗓音，傲慢的，粗暴的，唱一阕荒唐的，摧残的，弥漫的歌调；

我伸出我的巨大的手掌，向着天与地，海与山，无餍地求讨，寻捞；

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风，问他要落叶的颜色，

我一把揪住了东南风，问他要嫩芽的光泽；

我蹲身在大海的边旁，倾听他的伟大的酣睡的声浪；

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远山的露霭，秋月的明辉，散放在我的发上，胸前，袖里，脚底……

我只是狂喜地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口唱着暴烈的，粗伧的，不成章的歌调；

来，我邀你们到海边去，听风涛震撼太空的声调；

来，我邀你们到山中去，听一柄利斧斫伐老树的清音；

来，我邀你们到密室里去，听残废的，寂寞的灵魂的呻吟；

来，我邀你们到云霄外去，听古怪的大鸟孤独的悲鸣；

来，我邀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 破　　庙

慌张的急雨将我
赶入了黑丛丛的山坳，
迫近我头顶在腾拿；
恶狠狠的乌龙巨爪；
枣树兀兀的隐蔽着
一座静悄悄的破庙，
我满身的雨点雨块，
躲进了昏沉沉的破庙。

雷雨越发来得大了：
霍隆隆半天里霹雳，
豁喇喇林叶树根苗，
山谷山石，一齐怒号，
千万条的金剪金蛇，
飞入阴森森的破庙，
我浑身战抖，趁电光
估量这冷冰冰的破庙。

我禁不大声啼叫；

电光火把似的照耀,
照出我身旁神龛里,
一个青面狞笑的神道,
电光去了,霹雳又到,
不见了狞笑的神道,
硬雨石块似的倒泻——
我独身藏躲在破庙;
千年万年应该过了!
只觉得浑身的毛窍,
只听得骇人的怪叫,
只记得那凶恶的神道,
忘记了我现在的破庙;
好容易雨收了,雷休了,
血红的太阳,满天照耀,
照出了一个我,一座破庙!

#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太阳为我照上了二十几个年头，
我只是个孩子，认不识半点愁；
忽然有一天——我又爱又恨那一天
我心坎里痒齐齐的有些不连牵，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的上当，
有人说是受伤——你摸摸我的胸膛——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来我变了，一只没笼头的马，
跑遍了荒凉的人生的旷野；
又像是那古时间献璞玉的楚人，
手指着心窝，说这里面有真有真，
你不信时一刀拉破我的心头肉，
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
血！那无情的宰割，我的灵魂！
是谁逼迫我发最后的疑问？

疑问！这回我自己幸喜我的梦醒，
上帝，我没有病，再不来对你呻吟！
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家；
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从此再不问恋爱的是什么一回事，
反正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灵乱的丛草里，听初夏第一声鹧鸪，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云中又回响到天边；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轻的抚摩着一颗颗热伤了的砂砾，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听一个骆驼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在远处响着近了，近了，又远了……

有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大胆的黄昏星，独自临照着阳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与野树默默的祈祷着，听一个瞎子，手扶着一个幼童，铛的一响算命锣，在这黑沉沉的世界里回响着；

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柔声的，忏悔它一切的罪恶；

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颠，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的呼答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声，在生命的舞台土合奏着；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赞美呀，涅！

# 毒　药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像坟堆里的夜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像是毒药，真理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蝎子的尾尖，蜈蚣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

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墓宫里，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

我们一切的信心像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迸断了的鹞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

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荇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它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

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

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

# 白　旗

来，跟着我来，拿一面白旗在你的手里——不是上面写着激动怨毒，鼓励残杀字样的白旗，也不是涂着不洁净血液的标记的白旗，也不是画着忏悔与咒语的白旗(把忏悔画在你们的心里)；

你们排列着，噤声的，严肃的，像送丧的行列，不容许脸上留存一丝的颜色，一毫的笑容，严肃的，噤声的，像一队决死的兵士；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熬着，壅着，迸裂着，滚沸着的眼泪流，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尽性的流，像山水出峡似的流，像暴雨倾盆似的流……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咽着，压迫着，挣扎着，汹涌着的声音嚎，直嚎，狂嚎，放肆的嚎，凶狠的嚎，像飓风在大海波涛间的嚎，像你们丧失了最亲爱的骨肉时的嚎……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回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的滚油煎净了的，让嚎恸的雷霆震桓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沉彻的忏悔，像冷峭的星光照落在一个寂寞的山谷里，像一个黑衣的尼僧匐伏在一座金漆的神龛前；

……

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恸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你们，望见了上帝永久的威严。

# 婴　儿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

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像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珠沾在她的前额上像一颗颗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的乱发；

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患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瞀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

# 翡冷翠的一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
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
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唉，叫人踩，变泥——变了泥倒干净，
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伧，累赘，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来，你何苦来……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
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夜黑
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像是火砖上的
熟铁，在爱的锤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树上的风声，少少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
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
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风走，
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哪儿都成，
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
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要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像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脱反投进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运,笑你懦怯的粗心?
这话也有理,那叫我怎么办呢?
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愿你为我牺牲你的前程……
唉!你说还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但这花,没阳光晒,没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儿焦萎,多可怜!
你不能忘我,爱,除了在你的心里,
我再没有命;是,我听你的话,我等,
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
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
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
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
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

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
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年翡冷翠

# 呻吟语

我亦愿意赞美这神奇的宇宙，
我亦愿意忘却了人间有忧愁，
像一只没挂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黄昏时跳跃——
假如她清风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想望我的诗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鱼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问我闲暇的诗情？——
上帝！你一天不还她生命与自由！

# “我要你”

## (“Amoris Victima”第6首 Arthur Symons)[1]

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的，这多久
是我唯一的奴隶，我唯一的女后。
我不能没有你：你早已经变成了
我自身的血肉，比我的更切要。
我要你！随你开口闭口，笑或是嗔，
只要你来伴着我一个小小的时辰，
让我亲吻你，你的手，你的发，你的口
让我在我的手腕上感觉你的指头。
我不能没有你，世上多的是男子们，
他们爱，说一声再会，转身又是昏沉：
我只是知道我要你。我要的就只你，
就为的是我要你，只要你能知道些微
我怎样的要你！假如你一天知道
我心头要你的饿慌，要你的火烧！

---

①本诗为译作，原诗作者为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英国诗人，评论家。此诗为《爱的牺牲者》(《Amoris Victina》——西班牙文)第6首。

# 她怕他说出口

(朋友,我懂得那一条骨鲠,
难受不是?——难为你的咽喉;)
"看,那草瓣上蹲着一只蚱蜢,
那松林里的风声像是箜篌。"

(朋友,我明白,你的眼水里
闪动着你真情的泪晶;)
"看,那一双蝴蝶连翩的飞;
你试闻闻这紫兰花馨!"

(朋友,你的心在怦怦的动:
我的也不定是安宁;)
"看,那一对雌雄的双虹!
在云天里卖弄着娉婷;"

(这不是玩,还是不出口的好,
我顶明白你灵魂里的秘密:)
那是句致命的话,你得想到,
回头你再来追悔那又何必!

(我不愿你进火焰里去遭罪，
就我——就我也不情愿受苦！)
“你看那双虹已经完全破碎；
花草里不见了蝴蝶儿飞舞。”

(耐着！美不过这半绽的花蕾；
何必再添深这颊上的薄晕？)
“回走吧，天色已是怕人的昏黑，——
明儿再来看鱼肚色的朝云！”

# 偶　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我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 珊　瑚

你再不用想我说话，
　我的心早沉在海水底下；
你再不用向我叫唤：
　因为我——我再不能回答！

除非你——除非你也来在
　这珊瑚骨环绕的又一世界：
等海风定时的一刻清静，
　你我来交互你我的幽叹。

# 变与不变

树上的叶子说:“这来又变样儿了,
你看,有的是抽心烂,有的是卷边焦!”
“可不是,”答话的是我自己的心:
它也在冷酷的西风里褪色,凋零。

这时候连翩的明星爬上了树尖;
“看这儿,”它们仿佛说,“有没有改变?”
“看这儿,”无形中又发动了一个声音,
“还不是一样鲜明?”——插话的是我的魂灵!

# 留别日本

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波如今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

古唐时的壮健常萦我的梦想：
　那时洛邑的月色，那时长安的阳光；
那时蜀道的啼猿，那时巫峡的涛响；
　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浔阳！

但这千余年的痿痹，千余年的懵懂：
　更无从辨认——当初华族的优美，从容！
摧残这生命的艺术，是何处来狂风？——
缅念那遍中原的白骨，我不能无恫！

我是一枚飘泊的黄叶，在旋风里飘泊，
　回想所从来的巨干，如今枯秃；
我是一颗不幸的水滴，在泥潭里匍匐——

但这干涸了的涧身，亦曾有水流活泼。

我欲化一阵春风，一阵吹嘘生命的春风，
催促那寂寞的大木，惊破他深长的迷梦；
我要一把倔强的铁锹，铲除淤塞与臃肿，
开放那伟大的潜流，又一度在宇宙间汹涌。

为此我羡慕这岛民依旧保持着往古的风尚，
在朴素的乡间想见古社会的雅驯，清洁，壮旷；
我不敢不祈祷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时我愿望——
愿东方的朝霞永葆扶桑的优美，优美的扶桑！

# 庐山小诗两首

## (一)朝雾里的小草花

这岂是偶然,小玲珑的野花!
　你轻含着鲜露颗颗,
　怦动的,像是慕光明的花蛾,
在黑暗里想念焰彩,晴霞[①];

我时时在这蔓草丛中过路,
无端的内感,惆怅与惊讶,
在这迷雾里,在这岩壁下,
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与鲜露?

## (二)山中大雾看景

这一瞬息的展雾——

① 1925年版《志摩的诗》以上三行诗为:"你轻含着闪亮的珍珠,/像是慕光明的花蛾,/在黑暗里想念着焰彩、晴霞;"。

　是山雾，
　是台幕？

这一转瞬的沉闷，
　是云蒸，
　是人生？

那分明是山，水，田，庐；
又分明是悲，欢，喜，怒；
啊，这眼前刹那间开朗——
我仿佛感悟了造化的无常！

# 丁当——清新

檐前的秋雨在说什么？
　它说摔了她，忧郁什么？
我手拿起案上的镜框，
　在地平上摔了一个丁当。

檐前的秋雨又在说什么？
　“还有你心里那个留着做什么？”
蓦地里又听见一声清新——
　这回摔破的是我自己的心！

#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手剥一层层莲衣，
　看江鸥在眼前飞，
　忍含着一眼悲泪——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啊小龙！



我尝一尝莲瓤，回味曾经的温存：——
　那阶前不卷的重帘，
　掩护着同心的欢恋：
　我又听着你的盟言，
“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我尝一尝莲心，我的心比莲心苦；
　我长夜里怔忡，
　挣不开的恶梦，
　谁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爱，这日子叫我如何过？

但我不能责你负，我不忍猜你变，

我心肠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旧

将你紧紧的抱搂——

除非是天翻——但谁能想象那一天？

# 客　中

今晚天上有半轮的下弦月；
　　我想携着她的手，
　　往明月多处走——
一样是清光，我说，圆满或残缺。

园里有一树开剩的玉兰花；
　　她有的是爱花癖，
　　我爱看她的怜惜
一样是芬芳，她说，满花与残花。

浓阴里有一只过时的夜莺；
　　她受了秋凉
　　不如从前浏亮——
快死了，她说，但我不悔我的痴情！
但这莺，这一树残花，这半轮月——
　　我独自沉吟，
　　对着我的身影——
她在哪里，啊，为什么伤悲，凋谢，残缺？

#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今夜困守在大沽口外：
　　绝海里的俘虏，
　　对着忧愁申诉；
桅上的孤灯在风前摇摆：
　　天昏昏有层云裹，
　　那掣电是探海火！

你说不自由是这变乱的时光？
　　但变乱还有时罢休，
　　谁敢说人生有自由？
今天的希望交作明天的怅惘；
　　星光在天外冷眼瞅，
　　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

我此时在凄冷的甲板上徘徊，
　　听海涛迟迟的吐沫，
　　心空如不波的湖水；
只一丝云影在这湖心里晃动——

不曾参透的一个迷梦，
不忍参透的一个迷梦！

# 半夜深巷琵琶

又被它从睡梦中惊醒,深夜里的琵琶!

是谁的悲思,

是谁的手指,

像一阵凄风,像一阵惨雨,像一阵落花,

在这夜深深时,

在这睡昏昏时,

挑动着紧促的弦索,.乱弹着宫商角徵,

和着这深夜,荒街,

柳梢头有残月挂,

啊,半轮的残月,像是破碎的希望他,他

头戴一顶开花帽,

身上带着铁链条,

在光阴的道上疯了似的跳,疯了似的笑,

完了,他说,吹糊你的灯,

她在坟墓的那一边等,

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

# 决　　断

我的爱：
再不可迟疑；
误不得，
这唯一的时机，

天平秤——
在你自己心里，
哪头重——
法码都不用比！

你我的——
哪还用着我提？
下了种，
就得完功到底。

生，爱，死——
三连环的迷谜；
拉动一个，
两个就跟着挤。

老实说，
我不希罕这话，
这皮囊——
哪处不是拘束。

要恋爱，
要自由，要解脱—
这小刀子，
许是你我的天国！
可是不死
就得跑，远远的跑；
谁耐烦
在这猪圈里捞骚？

险——
不用说，总得冒，
不拼命，
哪件事拿得着？

看那星，
多勇猛的光明！
看这夜，
多庄严，多澄清！
走罢，甜，
前途不是暗昧；

多谢天，

从此跳出了轮回！

# 最后的那一天

在春风不再回采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
　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
　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
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惶，
更不须声诉，辨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 冢中的岁月

白杨树上一阵鸦啼，
白杨树上叶落纷披，
白杨树下有荒土一堆：
亦无有青草，亦无有墓碑；

亦无有蛱蝶双飞，
亦无有过客依违，
有时点缀荒野的墓霭，
土堆邻近有青磷闪闪。

埋葬了也不得安逸，
髑髅在坟底叹息；
舍手了也不得静谧，
髑髅在坟底饮泣。

破碎的愿望梗塞我的呼吸，
伤禽似的震悸着他的羽翼；
白骨放射着赤色的火焰——
却烧不尽生前的恋与怨。

白杨在西风里无语，摇曳，
孤魂在墓窟的凄凉里寻味：
“从不享，可怜，祭扫的温慰，
再有谁存念我生平的梗概！”

# “起造一座墙”

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
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
在这流动的生里起造一座墙；
任凭秋风吹尽满园的黄叶，
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的画壁；
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
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

# 望　　月

月：我隔着窗纱，在黑暗中
望她从岩的山肩挣起——
一轮惺松的不整的光华：
像一个处女，怀抱着贞洁，
惊惶的，挣出强暴的爪牙；

这使我想起你，我爱，当初
也曾在恶运的利齿间捱！
但如今，正如蓝天里明月，
你已升起在幸福的前峰，
洒光辉照亮地面的坎坷！

# 白须的海老儿

这船平空在海中心抛锚，
也不顾我心头野火似的烧！
那白须的海老倒像有同情，
他声声问的是力甚不进行？

我伸手向黑暗的空间抱，
谁说这缥缈不是她的腰？
我又飞吻给银河的星，
那是我爱最灵动的明睛。

但这来白须的海老又生恼
(他忌妒少年情，别看他年老！)
他说你情急我偏给你不行，
你怎生跳度这碧波的无垠？

果然那老顽皮有他的蹊跷，
这心头火差一点变海水里泡！
但此时我忙着亲我爱的香唇，
谁耐烦再和白须的海老儿争？

# 再休怪我的脸沉

不要着恼，乖乖，不要怪嫌
我的脸绷得直长，
我的脸绷得是长，
可不是对你，对恋爱生厌。

不要凭空往大坑里盲跳：
胡猜是一个大坑，
这里面坑得死人；
你听我讲，乖，用不着烦恼。

你，我的恋爱，早就不是你：
你我早变成一身，
呼吸，命运，灵魂——
再没有力量把你我分离。

你我比是桃花接上竹叶，
露水合着嘴唇吃，
经脉胶成同命丝，

单等春风到开一个满艳。

谁能怀疑他自创的恋爱？
　　天空有星光耿耿，
　　冰雪压不倒青春，
任凭海有时枯，石有时烂！

不是的，乖，不是对爱生厌！
　　你胡猜我也不怪，
　　我的样儿是太难，
反正我得对你深深道歉。

不错，我恼，恼的是我自己
　　（山怨土堆不够高；
　　　河对水私下唠叨。）
恨我自己为甚这不争气。

我的心（我信）比似个浅洼：
　　跳动着几条泥鳅，
　　积不住三尺清流。
盼不到天光，映不着彩霞；

又比是个力乏的朝山客；
　　他望见白云缭绕，
　　拥护着山远山高，
但他只能在倦疲中沉默；

也不是不认识上天威力：

　　他何尝甘愿绝望，

　　空对着光阴怅惘——

你到深夜里来听他悲泣！

就说爱，我虽则有了你，爱，

　　不愁在生命道上

　　感受孤立的恐慌，

但天知道我还想往上攀！

恋爱，我要更光明的实现：

　　草堆里一个萤火

　　企慕着天顶星罗：

我要你我的爱高比得天！

我要那洗度灵魂的圣泉，

　　洗掉这皮囊腌臜，

　　解放内裹的囚犯，

化一缕轻烟，化一朵青莲。

这，你看，才叫是烦恼自找；

　　从清晨直到黄昏，

　　从天昏又到天明，

活动着我自剖的一把钢刀！

不是自杀，你得认个分明。

劈去生活的余渣，
为要生命的精华；
给我勇力，啊，唯一的亲亲！

给我勇气，我要的是力量，
快来救我这围城，
再休怪我的脸沉，
快来，乖乖，抱住我的思想！

四月二十二日

# 天神似的英雄

这石是一堆粗丑的顽石，
这百合是一丛明媚的秀色；
但当月光将花影描上了石隙，
这粗丑的顽石也化生了媚迹。

我是一团臃肿的凡庸，
她的是人间无比的仙容；
但当恋爱将她偎入我的怀中，
就我也变成了天神似的英雄！

# 再不见雷峰

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
　　顶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顶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

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
　　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

九月，西湖。

# 大　帅（战歌之一）

（见日报，前敌战士，随死随掩，间有未死者，即被活埋。）

"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
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
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
拿瘪了的弟兄往里扔，
掷满了给平上土，
给它一个大糊涂，
也不用给做记认，
管他是姓贾姓曾！
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
娘抱着个烂了的头，
弟弟提溜着一支手，
新娶的婚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

"我说这坑死人也不是没有味儿，
有那西晒的太阳做我们的伴儿，
瞧我这一抄，抄住了老丙，
他大前天还跟我吃烙饼，
叫了壶大白干，

　　咱们俩随便谈，
　　你知道他那神气，
　　　一只眼老是挤：
他来不到三天就做了炮灰，
老丙他打仗倒是勇，
你瞧他身上的窟窿！——
去你的，老丙，咱们来就是当死胚！

“天快黑了，怎么好，还有这一大堆？
听炮声，这半天又该是我们的毁！
　　麻利点儿，我说你瞧，三哥，
　　那黑刺刺的可不又是一个！
　　嘿，三哥，有没有死的，
　　还开着眼流着泪哩！
　　我说三哥这怎么来，
　　总不能拿人活着埋！”
“吁，老五，别言语，听大帅的话没有错：
见个儿就给铲，
见今儿就给埋，
躲开，瞧我的；欧，去你的，谁跟你罗嗦！”

# 人变兽(战歌之二)

朋友,这年头真不容易过,
你出城去看光景就有数——
柳林中有乌鸦们在争吵,
分不匀死人身上的脂膏!

城门洞里一阵阵的旋风
起,跳舞着没脑袋的英雄,
那田畦里碧葱葱的豆苗,
你信不信全是用鲜血浇!

还有那井边挑水的姑娘,
你问她为甚走道像带伤——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
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 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 “这年头活着不易”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
　　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
　　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
　　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没去年开的媚，

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的端详；
　　活像只羽毛浸瘪了的鸟，
　　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
　　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
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
　　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
　　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
　　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
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

　　枝上只见焦萎的细蕊，

　　看着凄凄，唉，无妄的灾！

　　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

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西湖，九月

# 庐山石工歌

## 一

唉浩！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
我们起早，唉浩，
　看东方晓，唉浩，东方晓！
唉浩！唉浩！
　鄱阳湖低！唉浩，庐山高！
　　唉浩！庐山高；唉浩；庐山高；
唉浩！庐山高！
　唉浩！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

## 二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
我们早起，浩唉

看白云低，浩唉！白云飞！
　浩唉！浩唉
天气好，浩唉！上山去；
　浩唉，上山去；浩唉，上山去；
浩唉，上山去！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

## 三

浩唉！浩唉！浩唉！
唉浩！唉浩！唉浩！
浩唉！浩唉！浩唉！
唉浩！唉浩！唉浩！
　太阳好，唉浩，太阳焦，
　　赛如火烧，唉浩！
大风起，浩唉，白云铺地；
　当心脚底，浩唉；
　　浩唉，电闪飞，唉浩，大风暴；
天昏，唉浩，地黑，浩唉！
　天雷到，浩唉，天雷到！
　唉浩，鄱阳湖低！浩唉，五老峰高！
　浩唉，上山去！唉浩，土山去！
唉浩，上山去！
　　唉浩，鄱阳湖低！浩唉，庐山高！
唉浩，上山去！唉浩，上山去！

　唉浩，上山去！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 西 伯 利 亚

西伯利亚:——我早年时想象
你不是受上天恩情的地域:
荒凉,严肃,不可比况的冷酷。
在冻雾里,在无边的雪地里,
有局促的生灵们,半像鬼,枯瘦,
黑面目,佝偻,默无声的工作。
在他们,这地面是寒冰的地狱,
天空不留一丝霞采的希冀,
更不问人事的恩情,人情的旖旎;
这是为怨郁的人间淤藏怨郁,
茫茫的白雪里渲染人道的鲜血,
西伯利亚,你象征的是恐怖,荒虚。

但今天,我面对这异样的风光——
不是荒原,这春夏间的西伯利亚,
更不见严冬时的坚冰,枯枝,寒鸦;
在这乌拉尔东来的草田,茂旺,葱秀,
牛马的乐园,几千里无际的绿洲,
更有那重叠的森林,赤松与白杨,

灌属的小丛林，手挽手的滋长；
那赤皮松，象巨万赭衣的战士，
森森的，悄悄的，等待冲锋的号示，
那白杨，婀娜的多姿，最是那树皮，
白如霜，依稀林中仙女们的轻衣；
就这天——这天也不是寻常的开朗：
看，蓝空中往来的是轻快的仙航——
那不是云彩，那是天神们的微笑，
琼花似的幻化在这圆穹的周遭……

一九二五年过西伯利亚倚车窗眺景随笔

# 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我捡起一枝肥圆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
　　在月下的秋雪庵前。

这秋月是纷飞的碎玉，
　　芦田是神仙的别殿；
我弄一弄芦管的幽乐——
　　我映影在秋雪庵前。

我先吹我心中的欢喜——
　　清风吹露芦雪的酥胸；
我再弄我欢喜的心机——
　　芦田中见万点的飞萤。

我记起了我生平的惆怅，
　　中怀不禁一阵凄迷，
笛韵中也听出了新来凄凉——
　　近水间有断续的蛙啼。

这时候芦雪在明月下翻舞，
　　我暗地思量人生的奥妙，
我正想谱一折人生的新歌，
　　啊，那芦笛(碎了)再不成音调！

这秋月是缤纷的碎玉，
　　芦田是仙家的别殿；
我弄一弄芦管的幽乐——
　　我映影在秋尝庵前。

我捡起一枝肥圈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
　　在月下的秋尝庵前。

# 在哀克刹脱(Exeter)教堂前

这是我自己的身影，今晚间
　　倒映在异乡教宇的前庭，
一座冷峭峭森严的大殿，
　　一个峭阴阴孤耸的身影。

我对着寺前的雕像发问：
　　“是谁负责这离奇的人生？”
老朽的雕像瞅着我发愣，
　　仿佛怪嫌这离奇的疑问。

我又转问那冷郁郁的大星，
　　它正升起在这教堂的后背，
但它答我以嘲讽似的迷瞬，
　　在星光下相对，我与我的迷谜！

这时间我身旁的那颗老树，
　　他荫蔽着战迹碑下的无辜，
幽幽的叹一声长气，像是
　　凄凉的空院里凄凉的秋雨。

他至少有百余年的经验，

　　人间的变幻他什么都见过；

生命的顽皮他也曾计数；

　　春夏间汹汹，冬季里婆婆。

他认识这镇上最老的前辈，

　　看他们受洗，长黄毛的婴孩；

看他们配偶，也在这教门内——

　　最后看他们名字上墓碑！

这半悲惨的趣剧他早经看厌，

　　他自身痈肿的残余更不沾恋；

因此他与我同心，发一阵叹息——

　　啊！我身影边平添了斑斑的落叶！

一九二五，七月

#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太阳往西边落，
　　我跟着他赛跑，
看谁先赶下地，
　　到地里去躲好。

那时他赶上我前，
　　但胜利还是我的；
因为他，还得出现，
　　我从此躲在地底。

# 在火车中一次心软

在清朝时过一座教堂，
再过去望见海滨的黄沙，
正午过一处烟黑的村庄，
下午过一座森林，黑橡与赤杨，
　　最后瞥见了月台上的她：

她不曾见我，这光艳的妙影。
我自问，“你敢在此下车，为她？”
但我坐在车厢里踌躇未定，
车轮已经离站开行，顽冥？
　　假如你曾经下车，为她！

# 图下的老江

## (John of Tours(old French)

到了家了,图下的老江,
他身体可老大的不爽。
"您好,我的妈,您好,我的儿;
媳妇给你生了个小孩儿。"
"妈,那你先去,到地板上
替我去铺上一张床;
轻轻儿的,妈,您小心走道,
别让我的媳妇听到。"
那晚到半夜的光景,
老江睡着了,从此不醒。
"啊我的好妈,您告诉我
下面有人哭为什么?"
"媳妇,那是小孩儿们
为牙疼哭得你烦心。"
"可是您得告诉我,我的妈,
谁在那儿钉板似的打?"
"媳妇,那是叫来的木工,
收拾那楼梯上的破缝。"
"那又是什么,我的亲娘

是谁吹得那样的凄凉？”
“儿呀，那是游街的教士，
在我们门前，唱赞美诗。”
“那么你说，我的婆婆，
我今天衣服该穿什么？”
“蓝的也好，儿呀，红的也成，
可是我说穿黑，倒顶时新，”
“可是我妈，您得明白说，
为什么您掉眼泪，直哭？”
“喔！事情要亮总得亮，
他死了，你知道——老江。”
“娘，那你关照做坟的，
做大些，放两个人的；
咳，还得放大点儿尺寸，
反正这小孩儿也活不成。”

# "新婚与旧鬼"

## "The Hour and the Chost"

新娘

郎呀，郎，抱着我，
他要把我们拆散；
我怕这风狂如虎，
与这冷酷的暴烈的海。
看呀，那远远的山边；
松林里有火光炎炎；
那是为我点着的灯台。

新郎

你在我的怀里，我爱
谁敢来将你侵犯；
那是北极的星芒灿烂。

鬼

跟我来，负心的女，
回我们家去，回家去。
这是我的话，我的声：
我曾经求你的爱，

你也曾答我的情，
来，我们的安乐窝已经落成——
快来同登大海的彼岸。

新娘

紧紧的搂住我，我的爱，
他责问我已往的盟约，
他抓我的手，扼的我腕，
郎呀，休让他将我剽掠。
他要剜去你的心头肉，
我抵抗他的强暴无法：
他指着那阴森的地狱，
我心怯他的恫吓：——
呀，我摆不脱曾经的盟约！

新郎

依着我，闭着你的眼：
就只你与我，地与天，
放心，我爱，再没有祸变。

鬼

依着我，跟着我来，
我是你的保护与引导：
我不耐烦等着；快来，
我们的新床已经安好，
是呀，新的房与新的床，

长生不老，我是夫，你是妻，
乐园在眼前，只要你的眼闭，
来呀，实现盟约的风光。

新娘

饶着我，再说一句话，
趁我的心血不曾冷，
趁我的意志不曾败，
趁我的呼吸不曾凉。
不要忘记我，我的郎，
我便负心，你不要无常。
留给我你的心，我的郎君，
永葆着情真与恩缘；
在寂寞冷落的冬夜，
我的魂许再来临，我的郎君。

新郎

定一定心，我爱，安你的神：
休教幻梦纠缠你的心灵：
那有什么变与死，除了安宁？

鬼

罪孽！脆弱的良心，
这是人们无聊的收成！
你将来重复来临，
只见他的恩情改变，冷淡，

也让你知道那苦痛与怨恨
曾经一度刺戟我的心坎；
只见一个更美丽的新人，
占据你的房栊，你的床枕，
你的恋爱，与他儿女产生：
那时候你与我，
在晦盲的昏暮
颠播，呼号，绷横。

# 两位太太

她们俩同出去坐船玩：
　我的太大与邻居的大太；
我独自在家里坐着——
　来了一个妇人，我的性命她，
我们一起坐着说着话，
　不提防天气隐起了变化，
乌云一阵阵的涌起，
　我不由的提心——害怕。

果然报来了消息，
　说那船已经沉没，
淹死了一个太太，
　哪一位可不明白：
我心想这是谁呢，
　是我的邻居还是她？
淹死在无情的水底，
　永远再不得回家。
第二次消息又传到，
　说死的是我朋友的她。

我不由的失声叹息，
　“这回自由了的，是他？”
但他可不能乐意，
　松放了我不更佳！
“可是又何尝不合式呢？”
　冷冷的插话，我爱的她，
“这怎么讲，”我逼着问。
　因为他爱我也与你一般深，
因此——你看——可不是一样
　管她死的是谁的夫人？”

十一月四日

# 海　　韵

## 一

“女郎，单身的女郎，
　你为什么留恋
　这黄昏的海边？——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回家我不回，
　我爱这晚风吹：”——
　在沙滩上，在暮霭里，
有一个散发的女郎——
　　　　徘徊，徘徊。

## 二

“女郎，散发的女郎，
　你为什么彷徨
　在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听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来和："——
在星光下，在凉风里，
轻荡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三

"女郎，胆大的女郎！
那天边扯起了黑幕；
这顷刻间有恶风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看我凌空舞：
学一个海鸥没海波："——
在夜色时，在沙滩上，
急旋着一个苗条的身影，——
婆娑，婆娑。

四

"听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盖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海波他不来吞我
我爱这大海的颠簸！"
在潮声里，在波光里，

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海沫里，
　　蹉跎，蹉跎。

## 五

“女郎，在哪里，女郎？
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
在哪里，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没了星辉，
　　这海边再没有光芒；
海潮吞没了沙滩，
　　沙滩上再不见女郎，——
　　　　　　再不见女郎！

# 涡堤孩新婚歌

小溪在碧冷冷，笑盈盈讲新闻，
青草地里打滚，不负半点儿责任；
砂块儿疏松，石砾儿轻灵，
小溪儿一跳一跳的向前飞行，
流到了河，暖溶溶流波，
闪亮的银波，阳光里微酡，
小溪儿笑呷呷的跳入了河，
闹嚷嚷的合唱一曲新婚歌，
"开门，水晶的龙宫，
涡堤孩已经成功，
她嫁了一个美丽的丈夫，
取得了她的灵魂整个。"
小涟儿喜孜孜的窜近了河岸，
手挽着水草，紧靠着芦苇，
凑近他们的耳朵，把新闻讲一回，
"这是个秘密，但是秘密也无害，
小涧儿流入河，河水儿流到海，
我们的消息，几个转身就传遍。"

青湛湛的河水，曲玲玲的流转，
绕一个梅花岛，画几个美人涡，
流出了山峡口，流入了大海波，
笑呼呼的轻唱一回新婚歌，
“开门，水晶的龙宫，
涡堤孩已经成功，
她嫁了一个美丽的丈夫，
取得了她的灵魂整个。”

# “拿回吧，劳驾，先生”

啊，果然有今天，就不算如愿，
她这“我求你”也就够可怜！
“我求你”，她信上说，“我的朋友
给我一个快电，单说你平安，
多少也叫我心宽。”叫她心宽！
扯来她忘不了的还是我——我，
虽则她傲气从不肯认服；
害得我多苦，这几年叫痛苦
带住了我，像磨面似的尽磨！
还不快发电去，傻子，说太显——
或许不便，但也不妨占一点
颜色，叫她明白我不曾改变，
咳何止，这炉火更旺似从前！

我已经靠在发电处的窗前；
震震的手写来震震的情电，
递给收电的那位先生，问这
该多少钱，但他看了看电文，

又看我一眼，迟疑的说：先生，
您没重打吧？方才半点钟前，
有一位年青先生也来发电，
那地址，那人名，全跟这一样，
还有那电文，我记得对，我想，
也是这……先生，你明白，反正
意思相像，就这签名不一样！”——
“吒！是吗？噢，可不是，我真是昏！
发了又重发；拿回吧！劳驾，先生。”——

# 苏　苏

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
　　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来一阵暴风雨，摧残了她的身世。

这荒草地里有她的墓碑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淹没在蔓革里，她的伤悲——
啊，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

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
　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润，
　到黄昏里有晚风来温存，
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

你说这应分是她的平安？
　但运命又叫无情的手来攀，
　攀，攀尽了青条上的灿烂，——
可怜呵，苏苏她又遭一度的摧残！

# 又一次试验

上帝捋着他的须，
说“我又有了兴趣；
上次的试验有点糟，
这回的保管是高妙。”

脱下了他的枣红袍，
戴上了他的遮阳帽，
老头他抓起一把土，
快活又有了工作做。

“这回不叫再像我，”
他弯着手指使劲塑：
“鼻孔还是给你有，
可不把灵性往里透！”

“给了也还是白丢，
能有几个走回头；
灵性又不比鲜鱼子，
化生在水里就长翅！”

"我老头再也不上当，
眼看圣洁的亦肮脏——
就这个情形多可气，
哪个安琪身上不带蛆！"

# 运命的逻辑

## 一

前天她在水晶宫似照亮的大厅里跳舞——
　　多么亮她的袜！
　　多么滑她的发！
她那牙齿笑痕叫全堂的男子们疯魔。

## 二

　　昨天她短了资本，
　　变卖了她的灵魂
那戴喇叭帽的魔鬼在她的耳边传授了秘诀，
她起了皱纹的脸又搽上不少男子们的心血。

## 三

今天在城隍庙前阶沿上坐着的这个老丑，
她胸前挂着一串，不是珍珠，是男子们的骷髅；
　　神道见了她摇头，
　　魔鬼见了她哆嗦！

## 新催妆曲

一

新娘，你为什么紧锁你的眉尖，
　　(听掌声如春雷吼，
　　鼓乐暴雨似的流！)
在缤纷的花雨中步慵慵的向前：
　　(向前，向前，
　　到礼台旁，
　　见新郎面！)
莫非这嘉礼惊醒了你的忧愁：
　　　一针针的忧愁，
　　　你的芳心刺透，
　　　逼迫你的热泪流，——
新娘，为什么你紧锁你的眉尖？

二

新娘，这礼堂不是杀人的屠场，
　　(听掌声如震天雷

　　闹乐暴雨似的摧！）
那台上站着的不是吃人的魔王：
　　他是新郎，
　　他是新郎，
　　你的新郎；
新娘，美满的幸福等在你的前面
　　你快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新娘，这礼堂不是杀人的屠场！

三

新娘，有谁猜得你的心头怨？——
　　(听掌声如劈山雷，
　　鼓乐暴雨似的摧，
催花巍巍的新人快步的向前，
　　向前，向前，
　　到礼台边，
　　见到新郎面。）
莫非你到今朝，这定运的一天，
　　又想起那时候，
　　他热烈的抱搂，
　　那颤栗，那绸缪——
新娘，有谁猜得你的心头怨？

## 四

新娘，把钩消的墓门压着你的心上：

　　(这礼堂是你的真坟场，

　　你的生命从此埋葬！)

让伤心的热血添浓颊上的红光；

　　(你快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忘却了，永远忘却了人间有一个他：

　　让时间的灰烬，

　　掩埋了他的心，

　　他的爱，他的影，——

新娘，谁不艳羡你的幸福，你的荣华！

# 两地相思

## 一

他——

“今晚的月亮像她的眉毛，

这弯弯的够多俏！

今晚的天空像她的爱情！

这蓝蓝的够多深！

那样多是你的，我听她说，

你再也不用疑惑；

给你这一团火，她的香唇，

还有她更热的腰身！

谁说做人不该多吃点苦？

吃到了底才有数。

这来可苦了她，盼死了我，

半年不是容易过！

她这时候，我想，正靠着窗

手托着俊俏脸庞，

在想，一滴泪正挂在腮旁，

像露珠沾上草尖：

在半忧愁半欢喜的预计，

计算着我的归期：
啊，一颗纯洁的爱我的心
那样的专！那样的真！
还不催快你胯下的牲口，
趁月光清水似流，
趁月光清水似流，赶回家
去亲你唯一的她！

## 二

她——
今晚的月色又使我想起
我半年的昏迷，
那晚我不该喝那三杯酒，
添了我一世的愁；
我不该把自由随手给扔——
活该我今儿的闷！
他待我倒真的是一片至诚，
像竹园里的新笋，
不怕风吹，不怕雨打，一样
他还是往上滋长；
他为我吃尽了苦，就为我
他今天还在奔波——
我又没有勇气对他明讲
我改变了心肠！
今晚月儿弓样，到月圆时

我，我如何能躲避！
我怕，我爱，这来我真是难，
恨不能往地底钻：
可是你，爱，永远有我的心，
听凭我是浮是沉：
他来时要抱，我就让他抱，
（这葫芦不破的好，）
但每回我让他亲——我的唇，
爱，亲的是你的吻！

# 罪与罚（一）

在这冰冷的深夜，在这冰冷的庙前，
匍匐着，星光里照出，一个冰冷的人形。
是病吗？不听见有呻吟。
死了吗？她肢体在颤震。
啊，假如你的手能向深奥处摸索，
她那冰冷的身体里还有个更冷的心！
她不是遇难的孤身；
她不是被摈弃的妇人；
不是尼僧，尼僧也不来深夜修行；
她没有犯法，她的不是寻常的罪名：
她是一个美妇人，
她是一个恶妇人——
她今天忽然发觉了她无形中的罪孽，
因此在这深夜里到上帝跟前来招认。

# 罪与罚（二）

"你——你问我为什么对你脸红？
这是天良，朋友，天良的火烧，
好，交给你了，记下我的口供，
满铺着谎的床上哪睡得着？"

"你先不用问她们那都是谁，
回头你——(你有水不？我喝一口。
单这一提，我的天良就直追。
逼得我一口气真顶着咽喉。)"

"冤孽！天给我这样儿：毒的香，
造孽的根，假温柔的野兽！
什么意识，什么天理，什么思想，
哪敌得住那肉鲜鲜的引诱！"

"先是她家那嫂子，风流，当然：
逼嫁了个丈夫不是男人；
这干烤着的木柴早够危险，
再来一星星的火花——不就成！"

"那一星的火花正轮着我——该！
才一面，够干脆的，魔鬼的得意；
一瞟眼，一条线，半个黑夜：
十七岁的童贞，一个活寡的急！"

"堕落是一个进了出不得的坑，
可不是个陷坑，越陷越没有底；
咒他的！一桩桩更鲜艳的沉沦，
挂彩似的扮得我全没了主意！"

"现吃亏的当然是女人，也可怜，
一步的孽报追着一步的孽因，
她又不能往阉子身上推，活罪——
一包药粉换着了一身的毒鳞！"

"这还是引子，下文才真是孽债：
她家里有一双并蒂的白莲，
透水的鲜，上帝禁阻闲蜂来采，
但运命遍不容这白玉的贞坚。

"那西湖土一宿的猖狂，又是我，
你知道，捣毁了那并蒂的莲苞——
单只一度，但这一度！谁能饶恕，
天这蹂躏！这色情狂的恶屠刀！"

“那大的叫铃的偏对浪子情痴，
她对我矢贞，你说这事情多瘪！
我本没有自由，又不能伴她死，
眼看她疯，丢丑，喔！雷砸我的脸！”

“这事情说来我也该早明白，
我见着你眼内一阵阵的冒火：
本来！今儿我是你的囚犯，听凭
你发落，你裁判，杀了我，绞了我；”

“我半点儿不生怨意，我再不能
不自首，天良逼得我没缝儿躲；
年轻人谁免得了有时候朦混，
但是天，我的分儿不有点太酷？”

“谁料到这造孽的网兜着了你，
你，我的长兄，我的唯一的好友！
你爱箕，箕也爱你；箕是无罪的：
有罪是我，天罚那离奇的引诱！”

“她的忠顺你知道，这六七年里，
她哪一事不为你牺牲，你不说，
女人再没有箕的自苦；她为你
甘心自苦，为要洗净那一点错。”

“这错又不是她的，你不能怪她；

话说完了，我放下了我的重负，
我唯一的祈求是保全你的家：
她是无罪的，我再说，我的朋友！”

# 献　　词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哪方或地的哪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波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 我 等 候 你

我等侯你。
我望着户外的昏黄
如同望着将来,
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
你怎还不来?希望
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
我守候着你的步履,
你的笑语,你的脸,
你的柔软的发丝,
守候着你的一切;
希望在每一秒钟上
枯死——你在哪里?
我要你,要得我心里生痛
我要你和火焰似的笑,
要你的灵活的腰身,
你的发上眼角的飞星;
我陷落在迷醉的氛围中,
像一座岛,

在蟒绿的海涛间，不自主的在浮沉……
喔，我迫切的想望
你的来临，想望
那一朵神奇的优昙
开上时间的顶尖！
你为什么不来，忍心的？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教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这也许是痴。竟许是痴。
我信我确然是痴；
但我不能转拨一支已然定向的舵，
万方的风息都不容许我犹豫——
我不能回头，运命驱策着我！
我也知道这多半是走向
毁灭的路；但
为了你，为了你
我什么也都甘愿；
这不仅我的热情，
我的仅有的理性亦如此说。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微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到
她的心里如同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只地穴里的鼠，一条虫，
我还是甘愿！
痴到了真，是无条件的，
上帝他也无法调回一个
痴定了的心如同一个将军
有时调回已上死线的士兵。
枉然，一切都是枉然，
你的不来是不容否认的实在，
虽则我心里烧着泼旺的火，
饥渴着你的一切，
你的发，你的笑，你的手脚；
任何的痴想与祈祷
不能缩短一小寸
你我间的距离！
户外的昏黄已然
凝聚成夜的乌黑，

树枝上挂着冰雪,
鸟雀们典去了它们的啁啾,
沉默是这一致穿孝的宇宙。
钟上的线不断的比着
玄妙的手势,像是指点,
像是同情,像是嘲讽,
每一次到点的打动,我听来是
我自己的心的
活埋的丧钟。

# 春的投生

昨晚上，
再前一晚也是的，
在雷雨的猖狂中
春
　投入残冬的尸体。

不觉得脚下的松软，
耳鬓间的温驯吗？
树枝浮着青，
潭里的水漾成无限的缠绵；
再有你我肢体上
胸膛间的异样的跳动；

桃花早已开上你的脸，
我在更敏锐的消受
你的媚，吞咽
你的连珠的笑；
你不觉得我的手臂

更迫切的要求你的腰身，
我的呼吸投射到你的身上，
如同万千的飞萤投向光焰？
这些，还有别的许多说不尽的
和着鸟雀们的热情的回荡，
都在手携手的赞美着
春的投生。

# 拜　献

山，我不赞美你的壮健，
海，我不歌咏你的阔大，
风波，我不倾扬你威力的无边；
但那在雪地里挣扎的小草花，
路旁冥盲中无告的孤寡，
烧死在沙漠里想归去的雏燕——
给他们，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
我拜献，拜献我胸胁间的热，
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
我的诗歌——在歌声嘹亮的山俄顷，
天外的云彩为你们织造快乐，
　　起一座虹桥，
　　指点着永恒的消遥，
在嘹亮的歌声里消纳了无穷的苦厄！

# 渺　小

我仰望群山的苍老，
　他们不说一句话。
阳光描出我的渺小，
　小草在我的脚下。

我一人停步在路隅，
　倾听空谷的松籁；
青天里有白云盘踞——
　转瞬间忽又不在。

# 阔的海

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
我也不想放一只巨大的纸鹞
上天去捉弄四面八方的风；
　　我只要一分钟，
　　我只要一点光，
　　我只要一条缝——
　像一个小孩爬伏
　在一间暗屋的窗前
　望着西天边不死的一条
缝，一点
光，一分
钟。

# 泰　山

山！
你的阔大的岩，
像是绝海的惊涛，
忽地飞来，
　凌空
　不动，
在沉默的承受
日月与云霞拥戴的光豪：
更有万千星斗
　错落
在你的胸怀，
向你诉说
隐奥，
蕴藏在岩石的核心与崔嵬的天外！

# 猛　虎 “The tiger”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何等神明的巨眼或是手,
能擘画你的骇人的雄厚?

在何等遥远的海底还是天顶
烧着你眼火的纯晶?
跨什么翅膀他胆敢飞腾?
凭什么手敢擒住那威棱?

是何等肩腕,是何等神通,
能雕镂你的藏府的系统?
等到你的心开始了活跳。
何等震惊的手,何等震惊的脚?

椎是什么锤?使的什么练?
在什么洪炉里熬炼你的脑液?
什么砧座?什么骇异的拿把,

胆敢它的凶恶的惊怕擒抓?

当群星放射它们的金芒,
满天上泛溢着它们的泪光,
见到他的工程,他露不露笑容?
造你的不就是那造小羊的神工?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何等神明的巨眼或是手
胆敢擘画你的惊人的雄厚?

五月

# 他眼里有你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我向坚厚的地壳里掏，
捣毁了蛇龙们的老巢，
在无底的深潭里我叫——
上帝，我听不到你！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十一月二日星家坡

# 在不知名的道旁(印度)

什么无名的苦痛,悲悼的新鲜,
什么压迫,什么冤屈,什么烧烫
你体肤的伤,妇人,使你蒙着脸
在这昏夜,在这不知名的道旁,
任凭过往人停步,讶异的看你,
你只是不作声,黑绵绵的坐地?

还有蹲在你身旁悚动的一堆,
一双小黑眼闪荡着异样的光,
像暗云天偶露的星,她是谁?
疑惧在她脸上,可怜的小羔羊,
她怎知道人生的严重,夜的黑,
她怎能明白运命的无情,惨刻?

聚了,又散了,过往人们的讶异。
刹那的同情也许;但他们不能
为你停留,妇人,你与你的儿女;
伴着你的孤单,只昏夜的阴沉,
与黑暗的萤光,飞来你身旁,
来照亮那小黑眼闪荡的星芒?

# 车　上

这一车上有各等的年岁，各色的人：
有出须的，有奶孩，有青年，有商，有兵；
也各有各的姿态：傍着的，躺着的，
张眼的，闭眼的，向窗外黑暗望着的。

车轮在铁轨上辗出重复的繁响，
天上没有星点，一路不见一些灯亮；
只有车灯的幽辉照出旅客们的脸，
他们老的少的，一致声诉旅程的疲倦。

这时候忽然从最幽暗的一角发出
歌声：像是山泉，像是晓鸟，蜜甜，清越，
又像是荒漠里点起了通天的明燎，
它那正直的金艳投射到遥远的山坳。

她是一个小孩，欢欣摇开了她的歌喉；
在这冥盲的旅程上，在这昏黄时候，
像是奔发的山泉，像是狂欢的小鸟，

她唱，直唱得一车上满是音乐的幽妙。

旅客们一个又一个的表示著惊异，
渐渐每一个脸上来了有光辉的惊喜：
买卖的，军差的，老辈，少年，都是一样
那吃奶的婴儿，也把他的小眼开张。

她唱，直唱得旅途上到处点上光亮，
层云里翻出玲珑的月和斗大的星，
花朵，灯彩似的，在枝头竞赛着新样，
那细弱的草根也在摇曳轻快的青萤！

# 车　　眺

一

我不能不赞美
这向晚的五月天；
怀抱着云和树
那些玲珑的水田。

二

白云穿掠着晴空，
像仙岛上的白燕！
晚霞正照着它们，
白羽镶上了金边。

三

背着轻快的晚凉，
牛，放了工，呆着做梦；
孩童们在一边蹲；

想上牛背,美,逞英雄!

四

在绵密的树荫下,
有流水,有白石的桥,
桥洞下早来了黑夜,
流水里有星在闪耀。

五

绿是豆畦,阴是桑树林,
幽郁是溪水傍的草丛,
静是这黄昏时的田景,
但你听,草虫们的飞动!

六

月亮在昏黄里上妆
太阳心慌的向天边跑;
他怕见她,他怕她见——
怕她见笑一脸的红糟!

#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土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中国海上

# 干　着　急

朋友,这干着急有什么用。
喝酒玩吧,这槐树下凉快;
看槐花立掉在你的怀中——
别嫌它:这也是一种的爱。

胡知了到天黑还在立叫?
(她为我的心跳还不一样?)
那紫金山头有夕阳返照
(我心头,不是夕阳,是惆怅!)

这天黑得草木全变了形
(天黑可盖不了我的心焦;)
又是一天,天上点满了银
(又是一天,真是,这怎么好!)

秀山公园　八月二十七日

# 俘 虏 颂

我说朋友，你见了没有，那俘虏：
　拼了命也不知为谁，
　提着杀人的凶器，
　带着杀人的恶计，
　趁天没有亮，堵着嘴，
望长江的浓雾里悄悄的飞渡；

趁太阳还在崇明岛外打盹，
　满江心只是一片阴，
　破着褴褛的江水，
　不提防冤死的鬼，
　爬在时间背上讨命，
挨着这一船船替死来了接吻；

他们摸着了岸就比到了天堂：
　顾不得险，顾不得潮，
　一耸身就落了地
　(梦里的青蛙惊起，)
　踹烂了六朝的青草，

燕子矶的嶙峋都变成了康庄！

干什么来了，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块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在乌龙山下变粪？

看他们今儿个做俘虏的光荣！
　身上脸上全挂着彩，
　眉眼糊成了玫瑰，
　口鼻裂成了山水，
　脑袋顶着朵大牡丹，
　在夫子庙前，在秦河边寻梦！

九月四日

# 秋虫

秋虫，你为什么来？人间
早不是旧时候的清闲；
这青草，这白露，也是呆：
再也没有用，这些诗材！
黄金才是人们的新宠，
她占了白天，又霸住梦！
爱情：像白天里的星星，
她早就回避，早没了影。
天黑它们也不得回来，
半空里永远有乌云盖。
还有廉耻也告了长假，
他躲在沙漠地里住家；
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
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
你别说这日子过得闷，
晦气脸的还在后面跟！
这一半也是灵魂的懒，
他爱躲在园子里种菜
“不管，”他说：“听他往下丑——

变猪，变蛆，交蛤蟆，变狗……
过天太阳羞得遮了脸，
月亮残阙了再不肯圆，
到那天人道真灭了种，
我再来打——打革命的钟！”

一九二七年秋

# 西　窗

## 一

这西窗，
这不知趣的西窗放进
四月天时下午三点钟的阳光，
一条条直的斜的羼躺在我的床上；

放进一团捣乱的风片，
搂住了难免处女羞的花窗帘，
呵她痒，腰弯里，脖子上，
羞得她直扬在半空里，刮破了脸；

放进下面走道上洗被单
衬衣大小毛巾的胰子味，
厨房里饭焦鱼腥蒜苗是腐乳的沁芳南，
还有弄堂里的人声比狗叫更显得松脆。

## 二

当然不知趣也不止是这西窗，
但这西窗是够顽皮的，
它何尝不知道这是人们打中觉的好时光！
拿一件衣服，不，拿这条绣外国花的毛毯，
堵死了它，给闷死了它：
耶稣死了我们也好睡觉！

直着身子，不好，弯着来，
学一只卖弄风骚的大龙虾，
在清浅的水滩上引诱水波的荡意！
对呀，叫迷离的梦意像浪丝似的
爬上你的胡须，你的衣袖，你的呼吸……

你对着你脚上又新破了一个大窟窿的袜子发愣或是
忙着送玲巧的手指到神秘的胳支窝搔痒——可不
　是搔痒的时候，
你的思想不见会得长上那拿把不住的大翅膀：

谢谢天，这是烟士披里纯来到的刹那间
因为有窟窿的破袜是绝对的理性，
胳肢窝里虱类的痒是不可怀疑的实在。

## 三

香炉里的烟，远山上的雾，人的贪嗔和心机；
经络里的风湿，话里的刺，笑脸上的毒，
谁说这宇宙这人生不够富丽的？

你看那市场上的盘算，比那矗着大烟筒
走大洋海的船的肚子里的机轮更来得复杂，
血管里疙瘩着几两几钱，几钱几两，
脑子里也不知哪来这许多尖嘴的耗子爷？
还有那些比柱石更重实的大人们，他们也有他们的盘算；
他们手指间夹着的雪茄虽则也冒着一卷卷成云彩的烟，
但更曲折，更奥妙，更像长虫的翻戏
是他们心里的算计，怎样到意大利喀辣辣矿山里去搬运一个大石座来站他一个
足够与灵龟比赛的年岁，
何况还有波斯兵的长枪，匈奴的暗箭……

再有从上帝的创造里单独创造出来曾向农商部呈请创造专利的文学先生们，这是个奇迹的奇迹，
正好狐狸精对着月光吞吐她的命珠，他们也是在月光勾引潮汐时学得他们的职业秘密。
青年的血，尤其是滚沸过的心血，是可口的——

他们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着喝。

他们将来铜像的地位一定望得见朱湿张献忠的。

绣着大红花的俄罗斯毛毯方才拿来蒙住西窗的也不知怎的滑溜了下来,不容做梦人继续他的冒险,

但这些滑腻的梦意钻软了我的心

像春雨的细脚踹软了道上的春泥。

西窗还是不挡着的好,虽则弄堂里的人声有时比狗叫更显得松脆。

这是谁说的:拿手擦你的嘴,

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

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

# 怨得

怨得这相逢；
谁作的主？——风！

也就一半句话，
露水润了枯芽。

黑暗——放一箭光；
飞蛾：他受了伤。

偶然，真是的。
惆怅？喔何必！

伦敦旅次　九月

# 深　　夜

深夜里,街角上,
梦一般的灯芒

烟雾迷裹着树!
怪得人错走了路?

"你害苦了我——冤家!"
她哭,他——不答话。

晓风轻摇着树尖:
掉了,早秋的红艳。

伦敦旅次　九月

# 季　　候

## 一

他俩初起的日子，
像春风吹着春花。
花对风说："我要"，
风不回话：他给！

## 二

但春花早变了泥，
春风也不知去向。
她怨，说天时太冷；
"不久就冻冰，"他说。

# 杜　　鹃

杜鹃,多情的鸟,他终宵唱:
在夏荫深处,仰望着流云
飞蛾似围绕亮月的明灯,
星光疏散如海滨的渔火,
甜美的夜在露湛里休憩,
他唱,他唱一声:“割麦插禾”,
——农夫们在天放晓时惊起。

多情的鹃鸟,他终宵声诉,
是怨,是慕,他心头满是爱,
满是苦,化成缠绵的新歌,
柔情在静夜的怀中颤动;
他唱,口滴着鲜血,斑斑的,
染红露盈盈的草尖,晨光
轻摇着园林的迷梦;他叫,
他叫,他叫一声,“我爱哥哥!”

# 黄　鹂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 秋　月

一样是月色，
今晚上的，因为我们都在抬头看——
看它，一轮腴满的妩媚，
从乌黑得如同暴徒一般的
云堆里升起——
看得格外的亮，分外的圆。
它展开在道路上，
它飘闪在水面上，
它沉浸在
水草盘结得如同忧愁般的
水底；
它睥睨在古城的雉蝶上，
万千的城砖在它的清亮中
呼吸，
它抚摸着
错落在城厢外内的墓墟，
在宿鸟的断续的呼声里，
想见新旧的鬼，

也和我们似的相依偎的站着，
眼珠放着光，
咀嚼着彻骨的阴凉：
银色的缠绵的诗情
如同水面的星磷，
在露盈盈的空中飞舞。
听那四野的吟声——
永恒的卑微的谐和，
悲哀揉和着欢畅，
怨仇与恩爱，
晦冥交抱着火电，
在这夐绝的秋夜与秋野的
苍茫中，
“解化”的伟大，
在一切纤微的深处，
展开了，
婴儿的微笑！

十月中

# 山　中

庭院是一片静，
　听市谣围抱；
织成一片松影——
　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

四月一日

# 两个月亮

我望见有两个月亮：
一般的样，不同的相。

一个这时正在天上，
披着雀毛的衣裳；
她不吝惜她的恩情，
满地全是她的金银。
她不忘故宫的琉璃，
三海间有她的清丽。
她跳出云头，跳上树，
又躲进新绿的藤萝。
她那样玲珑，那样美，
水底的鱼儿也得醉！
但她有一点子不好，
她老爱向瘦小里耗；
有时满天只见星点，
没了那迷人的圆脸，
虽则到时候照样回来，
但这份相思有些难挨！

还有那个你看不见，
虽则不提有多么艳！
她也有她醉涡的笑，
还有转动时的灵妙；
说慷慨她也从不让人，
可惜你望不到我的园林！
可贵是她无边的法力，
常把我灵波向高里提：
我最爱那银涛的汹涌，
流花里有音乐的银钟；
就那些马尾似的白沫，
也比得珠宝经过雕琢。
　　一轮完美的明月，
　　又况是永不残缺！
只要我闭上这一双眼，
她就婷婷的升上了天！

四月二日月圆深夜

# 给——

我记不得维也纳，
　除了你，阿丽思；
我想不起佛兰克府，
　除了你，桃乐斯；
尼司，佛洛伦司，巴黎，
　也都没有意味，
要不是你们的艳丽——
　玫思，麦蒂特，腊妹，
　　翩翩的，盈盈的，
　　孜孜的，婷婷的，
照亮着我记忆的幽黑，
　　像冬夜的明星，
　　像暑夜的游萤——
怎教我不倾颓！
怎教我不迷醉！

# 一块晦色的路碑

脚步轻些，过路人！
休惊动那最可爱的灵魂，
如今安眠在这地下，
有绛色的野草花掩护她的余烬。

你且站定，在这无名的土阜边，
任晚风吹弄的你的衣襟；
倘如这片刻的静定感动了你的悲悯，
让你的泪珠圆圆的滴下——
为这长眠着的美丽的灵魂！

过路人，假若你也曾
在这人间不平的道上颠顿，
让你此时的感愤凝成最锋利的悲悯
在你的激震着的心叶上，
刺出一滴，两滴的鲜血——
为这遭冤屈的最纯洁的灵魂！

# 歌

我死了的时候，亲爱的，
　别为我唱悲伤的歌；
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
　也无须浓荫的柏树：
让盖着我的青青的草
　淋着雨，也沾着露珠；
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我再不见地面的青荫，
　觉不到雨露地甜蜜；
再听不见夜莺的歌喉
　在黑夜里倾吐悲啼；
在悠久的昏暮中迷惘，
　阳光不升起，也不消翳；
我也许，也许我记得你，
　我也许，我也许忘记。

# 诔　　词

散上玫瑰花，散上玫瑰花，
　休搀什一小枝的水松！
在寂静中她寂静的解化；
　啊！但愿我亦永终。

她是个希有的欢欣，人间
　曾经她喜笑的洗净，
但倦了是她的心，倦了，可怜，
　这回她安眠了，不再苏醒。

在火热与扰攘的迷阵中
　旋转，旋转着她的一生；
但和平是她灵魂的想望——
　和平是她的了，如今。
局促在人间，她博大的神魂，
　何曾享受呼吸的自由。
今夜，在这静夜，她独自的攀登
　那死的插天的高楼。

# 枉 然

你枉然用手锁着我的手，
女人，用口擒住我的口，
枉然用鲜血注入我的心
火烫的泪珠见证你的真；

迟了，你再不能叫死的复活，
从灰土里唤起原来的神奇：
纵然上帝怜念你的过错，
他也不能拿爱再交给你！

# 生　　活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五月二十九日

# 残　　春

咋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全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殓？

# 残　　破

## 一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当窗有一团不圆的光亮，
　风挟着灰土，在大街上
　　小巷里奔跑：
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
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
我要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

## 二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生尖角的夜凉在窗缝里
　妒忌屋内残余的暖气，
　　也不饶恕我的肢体：
但我要用我半干的墨水描成
一些残破的残破的花样，

因为残破，残破是我的思想。

## 三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左右是一些丑怪的鬼影：
　焦枯的落魄的树木
　　在冰沉沉的河沿叫喊，
　　比着绝望的姿势，
正如我要在残破的意识里
重兴起一个残破的天地。

## 四

深深的深夜里坐着，
闭上眼回望到过去的云烟；
啊，她还是一枝冷艳的白莲，
　斜靠着晓风，万种的玲珑；
但我不是阳光，也不是露水，
我有的只是残破的呼吸，
　如同封锁妫壁椽间的群鼠，
追逐着，追求着黑暗与虚无！

# 活　　该

活该你早不来！
热情已变死灰。

提什么已往？——
骷髅的磷光！

将来？——各走各的道，
长庚管不着“黄昏晓”。

爱是痴，恨也是傻：
谁点得清恒河的沙？

不论你梦有多么圆，
周图是黑暗没有边。

比是消散了的诗意，
趁早掩埋你的旧忆。

这苦脸也不用装，
到头儿总是个忘！

得？我就再亲你一口：
热热的！去，再不许停留。

# 卑　微

卑微，卑微，卑微；
风在吹
无抵抗的残苇；

枯槁它的形容，
心已空，
音调如何吹弄？

它在向风祈祷：
“忍心好，
将我一拳推倒；”

“也是一宗解化——
本无家
任飘泊到天涯！”

#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 哈　　代

哈代，厌世的，不爱活的，
　这回再不用怨言，
一个黑影蒙住他的眼？
　去了，他再不漏脸。

八十八年不是容易过，
　老头活该他的受，
扛着一肩思想的重负，
　早晚都不得放手。

为什么放着甜的不尝，
　暖和的座儿不坐，
偏祧那阴凄的调儿唱
　辣味儿辣得口破。

他是天生那老骨头僵，
　一对眼拖着看人，
他看着了谁谁就遭殃，
　你不用跟他讲情！

他就爱把世界剖着瞧，
　是玫瑰也给拆坏；
他没有那画眉的纤巧，
　他有夜鹨的古怪！

古怪，他争的就只一点一
　一点"灵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谁翻脸，
　认真就得认个透。

他可不是没有他的爱——
　他爱真诚，爱慈悲：
人生就说是一场梦幻，
　也不能没有安慰。

这日子你怪得他惆怅，
　怪得他话里有刺，
他说乐观是"死尸脸上
　抹着粉，搽着胭脂！"

这不是完全放弃希冀，
　宇宙还得往下延，
但如果前途还有生机，
　思想先不能随便。

力维护这思想的尊严，
诗人他不敢怠惰，
高擎着理想，睁大着眼，
抉剔人生的错误。
现在他去了，再不说话。
(你听这四野的静)
你爱忘了他就忘了他
(天吊明哲的凋零)！

# 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

好的，世界，你没有骗我，
　你没有冤我，
你说怎么来是怎么来，
你的信用倒真是不坏。
打我是个孩子我常躺
在青草地里对着天望，
说实话我从不曾希冀
　人生有多么艳丽。

打头儿你说，你常在说，
　你说了又说，
你在那云天里，山林间，
散播你的神秘的语言；
"有多人爱我爱过了火，
有的态度始终是温和，
也有老没有把我瞧起，
　到死还是那怪僻。

我可从不曾过分应承，
孩子；从不过分；
做人红黑是这么回事，"
你要我明白你的意思。
正亏你把话说在头里，
我不踌躇的信定了你，
　要不然每年来的烦恼
我怎么支持得了？

# 对　月

“现在你是倦了老了的，不错，月，
　但在你年青的时候，
　你倒是看着了些个什么花头。”
“啊！我的眼福真不小，有的事儿甜
　有的庄严，也有叫人悲愁，
黑夜，白天，看不完那些寒心事件，
　在我年青青的时候。”

“你是那么孤高那么远，真是的，月，
　但在你年少的时光，
你倒是转着些个什么样的感想？”
“啊我的感想，哪样不叫我低头
想，新鲜的交旧，少壮的亡，
民族的兴衰，人类的疯癫与荒谬，
　哪样不动我的感想？”

“你是远离着我们这个世界，月，
但你在天空里转动，

有什么事儿打岔你自在的心胸？”
“啊，怎么没有，打岔的事儿当然有，
地面上异样的徵角甫宫，
说是人道的音乐，在半空里飘浮，
打岔我自在的转动。”

“你倒是干脆发表一句话，月，
你已然看透了这回事，
人生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意思？”
“啊，一句总话，把它比作一台戏，
尽做怎不叫人烦死，
上帝他早该喝一声‘幕闭’，
我早就看腻了这回事。”

# 一个星期

星一那晚上我关上我的门，
心想你满不是我心里的人，
此后见不见面都不关要紧。

到了星期二那晚上我又想到
你的思想；你的心肠，你的面貌，
到底不比得平常，有点儿妙。

星三那晚上我又想起了你，
想你我要合成一体总是不易，
就说机会又叫你我凑在一起。

星四晚上我思想又换了样；
我还是喜欢你，我俩正不妨
亲近的住着，管它是短是长。

星五那天我感到一阵心震，
当我望着你住的那个乡村，

说来你不是我亲爱的,我自认。

到了星期六你充满了我的思想,
整个的你在我的心里发亮,
女性的美哪样不在你的身上?

像是只顺风的海鸥向着海飞,
到星期晚上我简直的发了迷,
还做什么人这辈于要没有你!

# 死　尸 “Une Charogne”

我爱，记得那一天好天气
　你我在路旁见着那东西；
横躺在乱石与蔓草里，
　一具溃烂的尸体。

它直开着腿，荡妇似的放肆，
　泄漏着秽气，沾恶腥的粘味。
它那痈溃的胸腹也无有遮盖，
　没忌惮的淫秽。

火热的阳光照临着这腐溃，
　化验似的蒸发，煎煮，消毁，
解化着原来组成整体的成份
　重向自然返归。

青天微粲的俯看着这变态，
　仿佛是眷注是一茎向阳的朝卉；
那空气里却满是秽息，难堪，

多亏你不曾昏醉。

大群的蝇蚋在烂肉问喧哄
酝酿着细蛆,黑水似的汹涌
他们吞噬着生命的遗蜕,
啊,报仇似的凶猛。
那蛆群潮澜似的起落,
无餍的飞虫仓皇的争夺;
转像是无形中有生命的吹息,
巨量的微生滋育。

丑恶的尸体,从这繁生的世界:
仿佛有风与水似的异乐纵泻。
又像是在风丰旋动的和音中,
谷衣急雨似的四射。

眼前的万象迟早不免消翳,
梦幻似的,只模糊的轮廓存遗
有时在美术师的腕底,不期的,
掩映着辽远的回忆。

在那磐石的后背躲着一只野狗,
它那火赤的眼睛向着你我守候
它也撕下了一块烂肉,愤愤的,
等我们过后来享受。

就是我爱,也不免一般的腐朽,
　这样恶腥的传染,谁能忍受——
你,我愿望的明星!照我的光明!
　这般的纯洁,温柔!

是呀,就你也难免,美丽的后,
　等到郡最后的祈祷为你诵咒
这美妙的丰姿也不免到泥草里,
　与陈死人共朽。

因此,我爱呀,吩咐那趑趄的虫蠕,
　他来亲吻你的聋命,吞噬你的体肤,
说我的心枣摹奢你的妙影,
　即使你的肉化群蛆!

十一月十三日

# 云　　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怆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珏，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波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 火车抢住轨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进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
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

过冰清的小站，上下没有客，
月台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恶。

这时车的呻吟惊醒了天上，
三两个星，躲在云缝里张望：

那是干什么的，他们在疑问，
大凉夜不歇着，直闹又是哼，

长虫似的一条,呼吸是火焰,
一死儿往暗里闯,不顾危险,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份重,梦般累坠。

累坠!那些奇异的善良的人,
放平了心安睡,把他们不论

俊的村的命全盘交给了它,
不论爬的是高山还是低洼;

不问深林里有怪鸟在诅咒,
天象的辉煌全对着毁灭走;

只图眼前过得,裂大嘴打呼,
明儿车一到,抢了皮包走路!

这态度也不错!愁没有个底;
你我在天空,那天也不休息。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运命?

说什么光明,智慧永恒的美,
彼此同是在一条线上受罪,

就差你我的寿数比他们强，

这玩艺反正是一片糊涂账。

# 你　去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那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的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棵树，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
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
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

有石块，有钩刺胫踝的蔓草，
在期待过路人疏神时绊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了，我就大步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须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 在 病 中

我是在病中，这恹恹的倦卧，
看窗外云天，听木叶在风中……
是鸟语吗？院中有阳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墙上爬着藤萝，
有三五斑猩的，苍的，在颤动。
一半天也成泥……
　　　　　　城外，啊西山！
太辜负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弯，也有环：
黄昏时谁在听白杨的哀怨？
谁在寒风里赏归鸟的群喧？
有谁上山去漫步，静悄悄的，
去落叶林中捡三两瓣菩提？
有谁去佛殿上披佛着尘封，
在夜色里辨认金碧的神容？
这病中心情：一瞬瞬的回忆，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过路，
透映在水纹间斑驳的云翳；
又如阴影闪过虚白的墙隅，

瞥见时似有，转眼又复消散；
又如缕缕炊烟，才袅袅，又断……
又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
飞远，更远，化入远山，化作烟！
又如在暑夜看飞星，一道光
碧银银的抹过，更不许端详。
又如兰蕊的清芬偶尔飘过，
谁能留住这没影踪的婀娜？
又如远寺的钟声，随风吹送，
在春宵，轻摇你半残的春梦！

二十年五月续成七年前残稿

# 雁儿们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晚霞在她们身上，
　　晚霞在她们身上，
有时候银辉，
　　有时候金芒。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听她们的歌唱
　　听她们的歌唱
有时候伤悲，
　　有时候欢畅。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为什么翱翔？
　　为什么翱翔？
她们少不少旅伴？
她们有没有家乡？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子们往哪儿飞？

天地在昏黑里安睡，
　　昏黑迷住了山林，
　　昏黑催眠了海水；
这时候有谁在倾听
昏黑里泛起的伤悲。

# 鲤　跳

那天你走近一道小溪，
我说“我抱你过去”，你说“不”；
“那我总得搀你”，你又说“不”。
“你先过去，”你说，“这水多丽！”

“我愿意做一尾鱼，一支草，
在风光里长，在风光里睡，
收拾起烦恼，再不用流泪；
现在看！我这锦鲤似的跳！”

一闪光艳，你已纵过了水；
脚点地时那轻，一身的笑，
像柳丝，腰哪在俏丽的摇；
水波里满是鲤鳞的霞绮！

七月九日

# 别拧我，疼

“别拧我，疼，”……
你说，微锁着眉心。

那“疼”，一个精圆的半吐，
在舌尖上溜——转。

一双眼也在说话，
睛光里漾起
心泉的秘密。

梦
洒开了
轻纱的网。

“你在哪里？”
“让我们死，”你说。

# 领　　罪

这也许是个最好的时刻。
不是静。听对面园里的鸟，
从杜鹃到麻雀，已在叫晓。
我也再不能抵抗我的困，
它压着我像霜压着树根；
断片的梦也在我的眼前
飘拂，像在晓风中的树尖。
也不是有什么非常的事，
逼着我决定一个否与是。
但我非得留着我的清醒，
用手推着黑甜乡的诱引：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自己到自己跟前来领罪。
领罪，我说不是罪是什么？
这日子过得有什么话说！

# 难　　忘

这日子——从天亮到昏黄，
虽则有时花般的阳光，
从郊外的麦田，
半空中的飞燕，
照亮到我劳倦的眼前，
给我刹那间的舒爽，
我还是不能忘——
不忘旧时的积累，
也不分是恼是愁是悔，
在心头，在思潮的起伏间，
像是迷雾，像是诅咒的凶险。
它们包围，它们缠绕，
它们狞露着牙，它们咬，
它们烈火般的煎熬，
它们伸拓着巨灵的掌，
把所有的忻快拦挡……

# 一九三〇年春

霹雳的一声笑，
从云空直透到地，
刮它的脸扎它的心，
说："醒罢，老睡着干么？"
……
……

三日，沪宁车上。

# 爱的灵感

## —奉适之—

下面这些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正如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吧，
这阵于可不轻，我当是
已经完了，已经整个的
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
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
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
(她脸上浮着莲花似的笑)
拥着到远极了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罕再回来，
人说解脱，那许就是吧！
我就像是一朵云，一朵
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
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轻灵的一球，
往远处飞，往更远的飞；

什么累赘，一切的烦愁，
恩情，痛苦，怨，全都远了，
就是你——请你给我口水，
是橙子吧，上口甜着哪——
就是你，你是我的谁呀！
就你也不知哪里去了：
就有也不过是晓光里
一发的青山，一缕游丝，
一翳微妙的晕；说至多
也不过如此，你要再多
我那朵云也不能承载，
你，你得原谅，我的冤家！……
不碍，我不累，你让我说，
我只要你睁着眼，就这样，
叫哀怜与同情，不说爱，
在你的泪水里开着花，
我陶醉着它们的幽香；
在你我这最后，怕是吧，
一次的会面，许我放娇，
容许我完全占定了你，
就这一晌，让你的热情，
像阳光照着一洸幽涧，
透澈我的凄冷的意识，
你手把住我的，正这样。
你看你的壮健，我的衰，

容许我感受你的温暖，
感受你在我血液里流，
鼓动我将次停歇的心，
留下一个不死的印痕：
这是我唯一，唯一的祈求……
好，我再喝一口，美极了，
多谢你。现在你听我说。
但我说什么呢，到今天，
一切事都已到了尽头，
我只等待死，等待黑暗，
我还能见到你，偎着你，
真像情人似的说着话。
因为我够不上说那个，
你的温柔春风似的围绕，
这于我是意外的幸福，
我只有感谢，(她合上眼。)
什么话都是多余，因为
话只能说明能说明的，
更深的意义，更大的真，
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里，
在枯干的泪伤的眼里，
认取。

　　我是个平常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里
值得你一转眼的注意。
你是天风：每一个浪花

一定得感到你的力量，
从它的心里激出变化，
每一根小草也一定得
在你的踪迹下低头，在
绿的颤动中表示惊异；
但谁能止限风的前程，
他横掠过海，作一声吼，
狮虎似的扫荡着田野，
当前是冥茫的无穷，他
如何能想起曾经呼吸
到浪的一花，草的一瓣？
遥远是你我间的距离；
远，太远！假如一只夜蝶
有一天得能飞出天外，
在星的烈焰里去变灰
(我常自己想)那我也许
有希望接近你的时间。
唉，痴心，女子是有痴心的。
你不能不信吧？有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真奇怪，
心窝里的牢结是谁给
打上的？为什么打不开？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
你闪亮得如同一颗星，
我只是人丛中的一点，
一撮沙土，但一望到你，

我就感到异样的震动，
猛袭到我生命的全部，
真像是风中的一朵花，
我内心摇晃得像昏晕，
脸上感到了一阵的火烧，
我觉得幸福，一道神异的
光亮在我的眼前扫过，
我又觉得悲衰，我想哭，
纷乱占据了我的灵府。
但我当时一点不明白，
不知这就是陷入爱！
"陷入了爱，"真是的！前缘，
孽债，不知到底是什么？
但从此我再没有平安，
是中了毒，是受了催眠，
教运命的铁链给锁住，
我再不能踌躇：我爱你！
从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时，
在梦里，想躲也躲不去
我抬头望，蓝天里有你，
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
我要遗忘，我向远处跑，
另走一道，又碰到了你！
枉然是理智的殷勤，因为
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痴。

但我爱你,我不是自私
爱你,但永不能接近你。
爱你,但从不要享受你。
即使你来到我的身边,
我许向你望,但你不能
丝毫觉察我的秘密。
我不妒忌,不艳羡,因为
我知道你永远是我的,
它不能脱离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别人的爱。
我不知道,也无须知晓,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叶在无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无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准备,到死
不露一句,因为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见了的。
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
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
美丽的永恒的民界;死,
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
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
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
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
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

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
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
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
博大的风在我的肢下
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
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
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
更有电火做我的思想，
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
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
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棱扫荡
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
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
它那原来清爽的平阳。
我不说死吗？更不畏惧，
再没有疑虑，再不吝惜
这躯体如同一个财虏；
我勇猛的用我的时光。
用我的时光，我说？天哪，
这多少年是亏我过的！
没有朋友，离背了家乡，

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农中间学做老农，
穿着大布，脚登着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时起身，
手搅着泥，头戴着炎阳，
我做工，满身浸透了汗，
一颗热心抵挡着劳倦；
但渐次的我感到趣味，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宝，
在泥水里照见我的脸，
涂着泥，在坦白的云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爱秋林，
我爱晚风的吹动，我爱
枯苇在晚凉中的颤动，
半残的红叶飘摇到地，
鸦影侵入斜日的光圈；
更可爱是远寺的钟声
交挽村舍的炊烟共做
静穆的黄昏！我做完工，
我慢步的归去，冥茫中
有飞虫在交哄，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点上一支蜡，
在红焰的摇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画像，
独立在旷野里的耶稣，
(因为我没有你的除了
悬在我心里的那一幅)，
到夜深静定时我下跪，
望着画像做我的祈祷，
有时我也唱，低声的唱，
发放我的热烈的情愫
缕缕青烟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谁听到，有谁哀怜？
你踞坐在荣名的顶巅，
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
我流着泪，独跪在床前！
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
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鲜艳长上我手栽的树，
又叫一阵风给刮成灰。
我认识了季候，星月与
黑夜的神秘，太阳的威，
我认识了地土，它能把
一颗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认识一切的生存，
爬虫，飞乌，河边的小草
再有乡人们的生趣，我

也认识,他们的单纯与
真,我都认识。跟着认识
是愉快,是爱,再不畏虑
孤寂的侵凌。那三年间
虽则我的肌肤变成粗,
焦黑薰上脸,剥坼刻上
手脚,我心头只有感谢:
因为照亮我的途径有
爱,那盏神灵的灯,再有
穷苦给我精力,推着我
向前,使我怡然的承当
更大的穷苦,更多的险。
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
不可思量是爱的灵感!
我听说古时间有一个
孝女,她为救她的父亲
胆敢上犯君王的天威,
那是纯爱的驱使我信。
我又听说法国中古时
有一个乡女于叫贞德,
她有一天忽然脱去了
她的村服,丢了她的羊,
穿上戎装拿着刀,带领
十万兵,高叫一声"杀贼",
就冲破了敌人的重围,
救全了国,那也一定是

爱！因为只有爱能给人
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
只有爱能使人睁开眼，
认识真，认识价值，只有
爱能使人全神的奋发，
向前闯，为了一个目标，
忘了火是能烧，水能淹。
正如没有光热这地上
就没有生命，要不是爱，
那精神的光热的根源，
一切光明的惊人的事，
也就不能有。

啊，我懂得！
我说"我懂得"我不惭愧
为天知道我这几年，
独自一个柔弱的女子，
投身到灾荒的地域去，
走千百里蚜的路程，
自身挨着饿冻的惨酷
以及一切不可名状的
苦处说来够写几部书，
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我把每一个老年灾民
不问他是老人是老妇，
当作生身父母一样看，
每一个儿女当作自身

骨血，即使不能给他们
救度，至少也要吹几口
同情的热气到他们的脸上，
叫他们从我的手
感到一个完全在爱的
纯净中生活着的同类？
为了什么我甘愿哺啜
在平时乞丐都不屑的
饮食，吞咽腐朽与肮脏
如同可口的膏粱；甘愿
在尸体的恶臭能醉倒
人的村落里工作发同
发见了什么珍异？为了
什么？就为“我懂得，”朋友
你信不？我不说，也不能
说，因为我心里有一个
不可能的爱所以发放
满怀的热到另一方向，
也许我即使不知爱也
能同样做，谁知道，但我
总得感谢你，因为从你
我获得生命的意识和
我内心光亮的点上，
又从意识的沉潜引渡
到一种灵界的莹澈，又
从此产生智慧的微芒

致无穷无尽的精神的勇。
啊,假如你能想象我在
灾地时一个夜的看守!
一样的天,一样的星空,
我独自在旷野里或在,
桥梁边或在剩有几簇
残花的藤蔓的村篱边
仰望,那时天际每一个
光亮都为我生着意义,
我饮咽它们的美如同
音乐,奇妙的韵味通流
到内脏与百骸,坦然的
我承受这天赐不觉得
虎怯与羞惭,因我知道
不为己的劳作虽不免
疲乏体肤,但它能拂拭
我们的灵窍如同琉璃,
利便天光无碍的能行。
我话说远了不是?但我
已然诉说到我最后的回目
你纵使疲倦也得
听到底,因为别的机会
再不会来。你看我的脸
烧红得如同石榴的花;
这是生命最后的光焰,
多谢你不时的把甜水

浸润我的咽喉，要不然
我一定早叫喘息窒死。
你的“懂得”是我的快乐。
我的时刻是可数的了，
我不能不赶快！
　　　　　　我方才
说过我怎样学农，怎样
到灾荒的魔窟中去伸
一支柔弱的奋斗的手，
我也说过我灵的安乐
对满天星斗不生内疚。
但我终究是人是软弱，
不久我的身体得了病，
风雨的毒浸入了纤微，
酿成了猖狂的热。我哥
将我从昏盲中带回家，
我奇怪那一次还不死，
也许因为还有一种罪
我必得在人间受。他们
叫我嫁人，我不能推托。
我或许要反抗假如我
对你的爱是次一等的，
但因我的既不是时空
所能衡量，我即不计较
分秒间的短长，我做了
新娘，我还做了娘，虽则

天不许我的骨血存留。
这几年来我是个木偶，
一堆任凭摆布的泥土；
虽则有时也想到你，但
这想到是正如我想到
西天的明霞或一朵花，
不更少也不更多。同时
病，一再的回复，销蚀了
我的躯壳，我早准备死，
怀抱一个美丽的秘密，
将永恒的光明交付给
无涯的幽冥。我如果有
一个母亲我也许不忍
不让她知道，但她早已
死去，我更没有沾恋；我
每次想到这一点便忍
不住微笑漾上了口角。
我想我死去再将我的
秘密化成仁慈的风雨，
化成指点希望的长虹，
化成石上的苔藓，葱翠
淹没它们的冥顽；化成
黑暗中翅膀的舞，化成
农时的鸟歌；化成水面
锦绣的文章；化成波涛，
永远宣扬宇宙的灵通；

化成月的惨绿在每个
睡孩的梦上添深颜色；
化成系星间的妙乐……
最后的转变是未料的；
天叫我不遂理想的心愿，
又叫在热谵中漏泄了
我的怀内的珠光！但我
再也不梦想你竟能来，
血肉的你与血肉的我
竟能在我临去的俄顷
陶然的相偎倚，我说，你
听，你听，我说。真是奇怪。
这人生的聚散！

　　　　　现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
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
爱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六时完成

# 罗米欧与朱丽叶

## (第二幕第二景)

罗……

啊,轻些!什么光在那边窗前透亮?
那是东方,朱叶是东方的太阳。
升起采呀,美丽的太阳,快来盖倒
那有忌心的月,她因为你,她的侍女,
远比她美,巳然忧愁得满面苍白:
再别傲她的侍女,既然她的心眼不大;
她的处女的衣裘都是绿阴阴的病态,
除了唱丑角的再没有人穿,快脱了去。
那是我的小姐,啊,那是我的恋爱!
啊,但愿她自己承认她已是我的!
她开口了,可又没有话:那是怎么的;
她的眼在傲文章;让我来答复她。
可不要太莽撞了,她不是向我说话:
全天上最明艳的一双星,为了有事
请求她的媚眼去升登她们的星座,
替代她们在太空照耀,直到她们回来。

果然她们两下里交换了地位便怎样？
那双星光就敌不住她颊上的明霞，
如同灯光在白天里羞缩；同时她的眼
在天上就会在虚空中放出异样清光，
亮得鸟雀们开始歌唱，只当不是黑夜。
看，她怎样把她的香腮托在她的手上！
啊我只想做她那只手上的一只手套，
那我就得满温她的香腮！

朱　　　　　　　　　　啊呀！

罗　　　　　　　　　　她说话了；

啊，再说呀，光艳的安琪，因为你是灵光
一脉，正好临照在我头上，这夜望着你
正如人间的凡夫翻白着讶异的肉眼，
在惊喜中瞻仰天上羽生动的使者，
看他偎傍倦飞的行云，在海空里振翮。

朱　啊罗米欧，罗米欧！为什么你是罗米欧？
你怎不否认你的生父，放弃你的姓名？
再不然，你如果不愿，只要你起誓爱我，
真心的爱我，那我立时就不是高家人。

罗　我还是往下听，不是就在这时候接口？

朱　说来我的仇敌还不就只是你那门第；
你还是你自己，就说不是一个孟泰谷。
什么是孟泰谷？那既不是手，也不是脚，
不是臂膀，不是脸，不是一个人身上的，
任何一部分。啊，你何妨另姓了一个姓！
一人名字有什么道理？我们叫作玫瑰

那东西如果别样称呼那香还是一样；
罗米欧即使不叫罗米欧也能一样的，
保留他那可爱的完美，那是天给他的
不是他的门第。罗米欧，不要你的姓吧，
只要你舍得放弃那满不关你事的姓，
你就有整个的我。

罗　那我准照你话办：
只要你叫我一声爱，我就再世投生；
从此起我再不是罗米欧的了。

朱　你是个什么人胆敢藏躲在黑夜里，
这样胡乱的对我说话？

罗　我有我的名姓；
但我不知道怎样来告诉你说我是谁：
我的名姓，亲爱的夫人，我自己都厌恶，
因为它不幸是你的仇敌，如果我已经
把它写下来，我要一把扯碎那个字。

朱　我的耳朵还不为曾听到那嗓子发出的
满一百个字，但我已能辩认那个声音：
你不是罗米欧，不是孟泰谷家的人吗？

罗　都不是，美丽的夫人，如果你都不喜欢。

朱　你怎样到这里来的，告诉我，为什么来？
果园的围墙是那样高，不是容易爬过，
况且这地方是死，说到你是个什么人，
如果我的本家，不论谁在这里碰见你。

罗　凭着爱的轻翅我安然飞渡这些高墙；
因为顽石的拦阻不能限止爱的飞翔，

爱有胆量来尝试所能做到的一切；
说什么你的本家，他们不是我的阻碍。
朱　他们果真见到你，他们一定将你害死，
罗　啊哈！说到危险，现成在你的艰里的就
凶过他们的二十把刀剑：只要你对我有情，他们
的仇孳就害不到我的分毫。
朱　我可是再也不愿他们在这里见。
罗　我穿着黑夜的袍服，他们再不能见我；
况且只要你爱我，他们找到我又何妨？
我的命，有了你的爱，送给他们的仇恨
还不强如死期的延展，空想着你的爱。
朱　是谁指点了你来找到我这里的住处？
罗　爱指点我的，他打起始就鼓动我来根究；
他给我高明的主意，我借给他一双眼，
我没有航海的能耐，可是如果你远得
如同那最远的海所冲洗的阔大边岸；
我为了这样的宝物也得忘命去冒险。
朱　你知道夜的幕纱是笼罩在我的脸上，
要不然，知道你听到我今夜说过的话，
一个处女的羞红就得涂上我的脸庞。
我何尝不想顾着体面，何尝不想否认。
我说过的话：但是够了，够了你的恭维！
你爱不爱我？我知道你一定急口说“爱”，
我也愿意信你的话：但如果你一起誓，
你也许结果会变心，听到情人的说谎：
他们说，觉巫大声笑，啊温柔的罗米欧！

你爱我如果是真心，请你忠诚的说出口
再说如果你想我是被征服得太轻易，
我就来皱起眉头，给你背扭，说我不干，
这样你再来求情；但除此，我再不刁难。
说实话，秀美的孟泰谷，我心头满是爱，
因此你也许以为我的举止未免轻狂：
但是信任我，先生，信任我这一份真心，
正比一般装腔作样的更要来得晶莹。
论理我该这样直白，这不是我始愿，
但我自己不曾知觉，你已然全盘听得，
我的真诚的爱恋的热情：所以宽恕我，
请你不要把我这降服认作轻飘的爱，
要不是黑夜这份心事怎能轻易透漏？

罗　小姐，请指那边圣净的月色我来起誓，
那月把纯银涂上了全园果树的顶尖——

朱　啊，不要指着月儿起誓，那不恒定的月，
她每晚上按着她的天轨亮她的满阙，
正怕你的爱到将来也是一样的易变。

罗　那叫我凭什么起誓？

朱　简直的不用起誓：
不然，如果非得要，就凭你温雅的自身，
那是我的偶像崇拜的一尊唯一天神，
我准定相信你。

罗　如果我的心里的爱恋——

朱　得，不要起誓了：虽则我见到你我欢喜，
今晚上我可不欢喜什么契约的缔合，

那是太卤莽了，太不慎重了，也太快了；
太像那天边的闪电了，一掣亮，就完事，
等不及你说“天在闪电”。甜密的，夜安吧！
这个爱的蓓蕾，受了夏的催熟的呼吸，
许会在我们再见时开成艳异的花朵。
夜安，夜安！我祝望一般甜密的安息与
舒适降临到你的心胸如同我有我的！

罗　啊，难道你就这样丢下我不给我满足？
朱　哪一类的满足你想在今晚上向我要？
罗　相爱的忠贞的誓言来交换我的。
朱　我早已给了你那时你还不曾问我要：
可是我也愿意我就重来给过一次。
罗　你要收回那先给的吗？为什么了，亲爱？
朱　无非为表示我的爽直，我再给你一次。
可是我想要的也无非是我自己有的。
我的恩情是如同大海一样无有边沿，
我的爱也有海样深：更多的我施给你，
更多的我自有，因为两样都是无限的。
(奶妈在幕后叫唤)
我听得里面有人叫我：亲爱的再会吧！
来了，好奶妈！甜密的孟泰谷，你得真心！
你再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还有话说。
罗　啊神圣的神圣的夜！我怕，怕因为是夜，
这一切，这一切难说竟是一场的梦幻，
这是甜密得叫人心痒，如何能是真实？
(朱丽叶重上)

朱　再说三句话，亲爱的罗米欧，你非得走，
如果你的情爱的倾向是完全光明的，
如果你志愿是婚姻，你明天给我回话，
我会派人到你那里去，你有话交给他，
说清白了在哪儿什么时候举行大礼，
我就把我一切的命运放在你的跟前，
从此跟从你，我的主，任凭是上天下地。
奶　(内)姑娘！
朱　我就来了，一忽儿。——但是如果你本无意，
那我求你——
奶　姑娘！
朱　稍为等一等我就来了，——
立即收起你的心肠，
让我独自去悲伤：
明天我就派人。
罗　让我的灵魂借此惊醒——
朱　一千次的夜安！
一千次的夜不安，没了
你的亮光。爱向着爱如同学童们离别
他们的书本，但相离，便如同抱着重书上学，
朱　吁！罗米欧，吁！一个养鹰人在呼啸，
为要从天上招回这“流苏温驯”的苍鹰！
束缚的嗓于是嘶哑的，它不能说响；
否则我就会打开“爱姑”藏匿着的岩穴，
使她震动大空的妙舌也帮着我叫唤。
叫我的罗米欧，直到她的嗓子哑过我的。

罗　是我自己的灵魂在叫响我的名字：
　　夜晚情侣们的喉舌够多么银样鲜甜。
　　错落在倾听的耳鼓上如同最柔媚的
　　音乐！

朱　罗米欧！

罗　我的爱？

朱　明早上什么钟点
　　你让我派人上你那里去？

罗　正九点钟。

朱　我准不耽误：从现在到明早中间相差
　　足有二十个春秋，我忘了为什么叫你
　　回来。

罗　让我站在这里等你记起什么事。

朱　我记不起不更好，你就得站着等我想。
　　你知道有你在跟前我是怎样的心喜。

罗　我也甘愿这样耽下去，任凭你想不起，
　　忘了你别的家除了我俩共同的月夜，

朱　真的都快天亮了；我知道你早该回去：
　　可是我放你如同放一头供把玩的鸟；
　　纵容它跳，三步两步的，不离人的掌心
　　正像一个可怜的囚犯带着一身镣铐，
　　只要轻轻的抽动一根丝你他就回来，
　　因为爱，所以便妒忌他的高飞的自由。

罗　我愿意我是你的鸟。

朱　蜜甜的，我也愿意；
　　但正怕我爱过了分我可以把你爱死。

夜安，夜安！分别是这样甜密的忧愁，

(下)

罗　让睡眠祝福你的明眸，平安你的心地！

愿我是你的睡眠和平安，接近你的芳躯！

现在我得赶向我那鬼样神父的僧房，

去求他的帮助，告诉他这意外的佳遇。

(下)

# 小　影 (The Portrait)(译)

奥文满垒狱斯(O Wen Meredith)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诗人，他的位置在文学史里并不重要，但他有几首诗却有特别的姿趣。我下面翻的一首《The Portrait》是在英国诗里最表现巴黎堕落色彩——“Blase”的作品。不仅是悲观，简直是极不堪的厌世声，最近代放纵的人道——巴黎社会当然是代表——幅最恶毒的写照。满垒狄斯的真名是 Bul-wor Lytton，他是大小说家 Lordlytton 的儿子。

半夜过了，凄清的屋内
无有声息，只有他祈祷的音节；
我独坐在衰熄的炉火之边，
冥念楼上我爱的妇人已死。

整夜的哭泣！暴雨虽已敛息，
檐前却还不住的沥淅；
月在云间窥伺，仿佛也悲切，
满面苍白的神情，泪痕历历。

更无人相伴，解我岑寂，

只有男子一人,我好友之一,
他亦因伤感而倦极,
已上楼去眠无音息。

悄悄的村前,悄悄的村后,
更有谁同情今夜的惨剧。
只有那貌似拉飞尔的少年牧师,
她去世时相伴同在一室。

那年青的牧师,秉心慈和。
他见我悲愁,他也伤苦;
我见他在她临死时祈祷,
他亦阵阵变色,唇颤无度。



我独坐在凄寞的壁炉之前,
缅想已往的欢乐,已往的时日;
我说:“我心爱的人已经长眠,
我的生活自此惨无颜色。”

她胸前有一盛我肖像的牙盒。
她生时常挂在芳心之前——
她媚眼不厌千万遍的瞻恋,
此中不涵有无限的温情绻缱。

这是我宝物的宝物,我说,
她不久即长埋在墓庭之侧;

若不及早去把那小盒取出,
岂非留在她胸前,永远埋没。

我从死焰里点起一盏油灯,
爬上楼梯,级级在怖惧颤震,
我悄步地掩入了死者之房,
我爱人遍体白衣,僵卧在床。

月光临照在她衣衾之上,
惨白的尸身,无声静偃,
她足旁燃有小白烛七支,
她头边也有七烛燃点。

我展臂向前,深深的呼吸,
转身将床前的帐幔揭开;
我不敢直视死者之面,
我探手摸索她心窝所在。

我手下落在她胸前,啊!
莫非她芳魂的生命,一度回还,
我敢誓官,我手觉着温暖,
而且悚悚的在动弹。

那是只男子的手,从床的那边
缓缓的也在死者的胸前移转;
吓得我冷汗在眉额间直沉,

我嚷一声“谁在行窃尸身？”
面对我，烛光分明的照出，
我的好友，伴我度夜的好友，
站立在尸身之畔，形容惨变，——
彼此不期的互视，相与惊驻。

“你干什么来，我的朋友？”
他先看望我，再望望尸身。
他说“这里有一个肖像，
“不错有的，”我说，“那是我的。”

“不错你的。”我的好友说，
“那肖像原是你的，一月以前，
但已仙去的安琪儿，早已取出，
我知道她把我的小影放入。”

“这妇人爱我是真的”，我说，
“爱你”，他说，“一月以前，也许。”
“哪有的事，”我说，“你分明谎说，”
他答，“好，我们来看个明白。”

得了！我说，让死的来判决，
这照相是谁的就是谁的，
如其恋爱的心意改变，
你我谁也不能怨谁。

那相盒果然还在死者的胸前，
我们在烛光下把盒子打开，
盒内宝石的镶嵌，依然无改，
但只肖像却变成非我非他的谁。

“这钉赶出那钉，真是的！
这不是你也不是我，”我嚷到——
“却是那貌似拉飞尔的少年牧师，
他独自伴着她离生入死。”

十二年六月十日




责任编辑：文慷
封面设计：李栋

# 再别康桥

# 徐志摩诗歌全集

秋雨在一流清冷的秋水池，
一棵憔悴的秋柳里，
一条怯懦的秋枝上，
一片将黄未黄的秋叶上，
听他亲亲切切喁喁唼唼，
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语情节，
临了轻轻将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
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
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
情诗情节，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
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

ISBN 7-80106-245-0



ISBN7-80106-245-0/I · 26 定价：15.00元